

從實地山水到話語山水

——謝靈運山水美感之考掘

蕭 馳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引言：關於本研究方法的辯證

本文希圖建立一個新的研究起點，運作於以往研究進路的相反方向。以往的研究包括本人的研究，皆在文學史、文學觀念甚或中國文化傳統框架下，經由科林伍德所謂「批評衝動」和「建造性想像」，在中國詩歌作品中發現一個線性展開的超越性、總體性詩學主題的演繹——譬如朝向情景交融的完成，譬如意境的生成，譬如情感與形式的完美諧調，譬如抒情傳統的開啓與展開等等。這樣的研究有其勝處，易於從浩瀚的文學史料中發現一個傳統，抓住一條線索，以使其不致淪為散金碎玉。

然而，世上本無永恒完美的方法，歷史的真實其實僅存於一切有效方法所掘發的事實總和之中。職是之故，在以往近乎目的論的描述中，文學發展中的許多溝壑、歧異、細小的分岔其實被掩蓋和過濾掉了。本文所力圖開展的研究則著力在以往研究的反面，即它不再關注一個觀念、一種模式、一個傳統持續不輟的肇始、演繹和展開，而相反關注其中「瑣碎的」部分，即中國古典文學話語形構中的紛雜和繁複狀態。筆者的對象是中國山水詩中體現在文字中的山水美感這一話語的形構。毋庸諱言，「話語形構」已標示了筆者受到法國學者傅柯 (Michel Foucault) 「知識考掘學」方法的影響，以在古人的山水表現中描述「話語陳述的派生樹」(a tree of enunciative derivation)¹生長為宗旨。描述話語的派生當然免不

¹ 見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

了涉及時間順序，然如傅柯所說，這已不是「那種大堆頭式、形體不定，而且一形成就似乎要垂諸永久的『共時』狀態」，而是「陳述的時期」，即其「根據觀念的時間、理論的時段、形成的步驟及語言發展而得表明，但卻不能與這些觀念相混淆」，因為「話語永遠在分化，重新開始，永遠與自己分裂」，是難以收攝或化約在「時代精神」的概念之下的，而必須在淵源或派生的趨向上加以測量²。

然而，筆者在進行類似傅柯的「知識考掘」之時，卻與傅柯的理論話語本身亦有所齟齬，此不僅在於本研究仍然不排除詩人主體，而且，為凸顯山水詩為話語事實，又引入了另一個方法，即當代臺灣學者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一書所開創的中國詩歌的現地研究。依簡氏之說，此研究是「從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的資料觀，轉向現地主義中國文學研究的資料觀」³。由此，研究者得以「借用法律學界『完全模擬實際狀況』之研究方式，回到詩文作者所敘述之現場，考察當地之實際狀況，再據以對照詩文之內容，藉此尋獲真實之答案」⁴。以此新方法，簡氏糾正了歷代學者單純依賴古籍文獻而發生的注解錯誤，解決了杜詩研究中關於山川地勢、地理方位的疑難。

簡錦松對杜甫夔州詩和筆者對謝靈運山水詩的現地考辨，皆基於一個信念，即我們保有一個多世紀前謝里曼考辨和挖掘荷馬史詩中特洛伊城「遺址」的勇氣，卻不致重蹈其失誤——後來的考古證明，被謝里曼認作普里安的特洛伊，其實並非毀於兵火，而是毀於地震或火災⁵。謝氏的失誤在於他昧於這樣一個事實：西方所謂「史詩」(epic) 其實是自兩類對立的敘事樣式——經驗的(the empirical) 和虛構的(the fictional) 的合題中發生的⁶。而與山水詩的發生大致同步，中國詩歌即開始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所說的「非虛構性」(non-

1993年)，頁274。本文對此專用短語的翻譯，則借用了另一譯本——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162。

² 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276、162、303。

³ 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頁7。

⁴ 同前註，頁371。

⁵ 見茲拉特科夫斯卡雅著，陳筠、沈激譯：《歐洲文化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頁22-33。

⁶ 見Robert Scholes and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3。

fictionality)⁷。而吾人的考辨又反過來再次證實了這一前提⁸。這裏雖不免循環論證，卻體現一種共識。而且，衣冠人物的歌笑喧嘩、金戈鐵馬一經走進歷史，即化入衰草斜陽，而山水世界縱歷經千年水文氣象的變化和人間的滄桑，其山巒的地質面貌卻巋然挺立，成為實物層次上這一文化最後的骨骸而彌足珍貴。但問題卻在：吾人究竟還能於實地山水中尋訪到什麼？

簡錦松方法的基本概念在「現地景觀與詩句比對調查」⁹。此一比對又旨在確認二者的一致之處。本文在吸收簡氏某些方法的基礎上，卻指向不同目標。謂中國山水詩為「非虛構的」，常被一些論者誤作為「客觀的」。「客觀的描寫」甚或成為對大謝山水詩的界定。而本文要強調：所謂「非虛構」不過是指一首山水詩乃取材於詩人作為歷史人物的一次經驗而存在一個外在參指框架 (external referential framework)，而虛構作品則不以真假為價值考量，僅依賴一個文本的內在參指框架。但山水詩作為話語卻又不同於山水，因為恰如傅柯所說：話語不僅是文字和事物交集。話語的研究因而不再「把話語當作一組符號（意指性的因素指涉內容或重現事物本相），而是要當作一種運作」¹⁰。這一運作，對本文論題而言，首先是詩人的知覺。知覺是藝術家風格的基礎和擁有世界的時刻。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說：「風格出現在畫家與世界的接觸點上，出現在畫家知覺的凹陷部分 (hollow)，並作為一種迫切需求 (exigency) 從這一知覺中產生出來。」¹¹這裏所謂「凹陷部分」包括了畫家的敏感、錯覺和盲點。在此，本

⁷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13-14. 此外，這一特徵，亦非一種「源始」。筆者以為此一即事即目的傳統並非本始自有，而是與山水詩的醞釀、發生大致同步的新現象：「初期山水詩中之能超越玄言詩『普遍化』、『概括性』，而向具體感性發展的趨向，亦為有日記條目意味的詩題所標顯。最早大量以類似日記條目的文字作為詩題者，適為山水詩不祧之祖謝靈運。」見拙作：〈郭象玄學與山水詩之發生〉，《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42。

⁸ 如簡氏考察杜詩中的楚宮陽臺後所說：詩人「是以現場目擊的寫實方法來作詩，真切的地形地貌，充分的現地參與感，隨處都可以發現」。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頁 45。

⁹ 同前註，頁 371。

¹⁰ 參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131。

¹¹ 見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楊大春譯：《世界的散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65。筆者引用這段文字時參照英譯本作了一些修改，並根據英譯在括弧中增加了英文單詞。見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Prose of the World*, ed. Claude Lefort, trans. John O'Neil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59。

文在方法學上將傅柯的「知識考掘」與梅洛—龐蒂的現象學連接，連接的基礎就在二者皆注重描述歷史現象的原初性，雖然一在話語，一在知覺。正如傅柯反對將知識化約為一個觀念、一種模式、一個傳統一樣，在梅洛—龐蒂目中，沒有任何一種絕對知識系統可以成為「這個變化多端世界永恆的綱目」，因為「歷史從未被視為單一的意義流」¹²。正如傅柯重視話語的運作而非語言的符號功能一樣，梅洛—龐蒂的語言學植根於知覺而研究話語，將索緒爾的語言符號還原為象徵¹³。從傅柯和梅洛—龐蒂的連接中，本文重點關注體現於文字之中（包括聲音和靜默）的審美知覺這一話語的形構。

以下首先在現地考察的基礎上，對謝靈運山水詩紀遊中有爭議景觀的地理方位、山川地勢作一分辨。此節意義相對獨立，如人類學的考察報告難與論證完全接軌一樣，此節亦無法與第三節的討論絲絲入扣。但因本文方法的特殊，為彰顯全文所凸顯的實地山水與話語山水的連接與斷裂，筆者思量再三決定：考辨仍作為正文一節，但為與下節的知覺分析盡可能銜接，本節只列敘與第三節有關的四處景觀的考辨，而將其他二處的考辨作為附錄。敬請讀者諒解。本文第三節轉入對謝靈運山水詩以山／水為基本構架的話語的討論，其第一部分將揭示謝靈運山水知覺的敏感和盲點，其在「話語陳述的派生樹」上的位置。其後，本文將討論詩人心物關係話語中的歧異。

二、實地山水：謝靈運山水詩地理的現地考辨

根據時下流行的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一書統計，謝靈運詩今存九十七篇（存目四）¹⁴。其中含山水描寫者計三十八篇，涉及景觀所在約三十三處。此三十餘處的方位，有確認而不存爭議者，如富春渚、桐廬口、江中孤嶼、瑞安仙巖、永嘉綠嶂山等等。亦有尚未辨認，多存爭議，或被錯認而須重辨者，如上戍石鼓山、白岸亭、斤竹澗、石壁精舍、石門、歸瀨等等。作為嚴格的學術研究，肯定謝氏山水詩的「非虛構性」這一判斷，必須辨認這後一類景觀的存在和方

¹² 德穆·莫倫 (Dermot Moran) 著，蔡錚雲譯：《現象學導論》（臺北：國立編譯館、桂冠圖書公司，2005年），頁518。

¹³ 參見詹姆斯·施密特 (James Schmidt) 著，尚新建、杜麗燕譯：《梅洛龐蒂：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年），頁155-194。

¹⁴ 顧紹柏校注：〈前言〉，《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8。

位。爲此，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六日期間，筆者對謝靈運在中國浙江省內吟詠所及的所有地點進行了一次現地考察¹⁵。在這次艱苦的考察裏，筆者閱讀了一本歷來研究者未曾翻開或未曾通讀的「大書」。本節的內容不僅是對若干有爭議地點的辨認，且有助於吾人了解詩人行止、詩中內容，並彰顯實地山水與話語山水的連接和分野。現分列如下：

1. 上戍石鼓山

此爲〈登上戍石鼓山〉一詩所涉地名。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先引《光緒永嘉縣志》卷二：「上戍浦，城西七十里。」並自注：「石鼓山，在今溫州市西。」繼引《嘉靖溫州府志》卷二：「石鼓山，去城西四十里，有石，扣之則響。」顧箋所引兩書雖皆以石鼓山在今溫州城西，然去城的距離卻不同¹⁶。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顯然取《嘉靖溫州府志》的說法，謂：「石鼓山：在永嘉西約四十里，山上有石，扣之則響，故名石鼓山。」¹⁷李注未標出處，亦未說明何以取《嘉靖溫州府志》的說法。由以上的含混，今溫州市藤橋鎮已將鎮轄一處「石鼓山」認作謝詩所寫之石鼓山，並修造石階、亭閣、石坊，標爲謝客所遊之處。然此處不在上戍，且距城已五十餘里。溫州市退休中學教師余力先生九十年代曾於《溫州日報》撰文，力辨謝客所登之石鼓山應爲今上戍石鐘山。

二〇一〇年五月下旬，我在余力先生和溫州大學孫良好教授陪同下，考察了今藤橋石鼓山。發現今所謂「石鼓山」山勢平平，登頂所見，但覺四圍逼仄，惟見遠處細窄的上戍溪流而已。又在余力先生陪同下，兩次考察登臨了上戍鄉石鐘山。石鐘山的具體方位在上戍鄉漁渡的下岸。古時一驛道自一側的矮山間穿過，兩邊的驛站分別爲嶺下和上戍。此山在自東向西流淌的甌江折往北方轉彎處

¹⁵ 筆者在作考察時並不知有嵊州地方志辦公室金午江、金向銀所著《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一書。及至本文被審查後，方自一篇審查報告而知此書。如早獲此書，我的考察會省卻很多時間。在此筆者向審查人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助理編輯王福楨先生誠致謝忱。此書許多發現如車騎山三處居止的方位，與筆者考察結果相似，雖然本文不無補充之處，且對〈山居賦〉有關文句的解釋亦未必同。對此書中的考辨筆者亦有難以苟同的地方。如斤竹澗、石壁精舍、石室、華子岡和南山位置的確認問題。像永嘉、上虞所出的類似著作一樣，此書也將幾乎所有謝氏詩文所涉地點歸爲作者所在的地區。本文以下論證將一一作出回應。

¹⁶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69。

¹⁷ 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頁47。

的江南岸。山自江中聳起，江水漲時，巖腳應浸於江中。自甌江北岸的梅岙一帶隔江眺望，此山宛若屏障，頗為雄偉，江邊綿延著其大小五座山峰（見圖一）。山體為絳紫色火成岩，岩縫和岩上薄土層上生長著小樹和雜草。如果此山上真有石扣之則響，或許是球狀空心的火成岩。此山最西一座小山峰，似為一整塊巨石，且山頂較平，又或許



圖一

是望之若鼓形，過江沿石階登上此峰，見向北折轉的甌江在山下留下寬闊的水面，稍北處則是彎曲的上戍溪流入甌江的入口。在江水北轉的西向是大片的上戍平原，更遠才是銅宮山。而在東面，甌江的更上游的對岸則是括蒼山脈的綿延。眼前所見一一符應〈登上戍石鼓山〉一詩所寫「極目睽左闊，回顧眺右狹」¹⁸兩句。在甌江折轉的北方，亦是層層山嶺。即便很迷濛的天氣，亦可分辨六層濃淡不同的山色。

嘉靖《永嘉縣志》卷一「城西諸山」條謂謝詩「石鼓山」「在江南岸，屬泰清鄉」¹⁹。光緒《永嘉縣志》卷三謂：「上戍鋪在二十四都，去城四十里。」²⁰而今藤橋「石鼓山」則在二十五都²¹。永嘉縣泰清鄉二十四都（上戍鄉）確有「石鼓山」地名。但在此志的縣境總圖中，石鼓山的位置卻不在甌江邊的岸下。但《永嘉縣志》圖的錯誤非只一處。在此書卷二「石鼓山」條下有「其旁有棠塘嶺」。又引乾隆《溫州府志》：「棠奧在二十四都上戍通處州大路。」²²棠塘嶺即官嶺，棠奧即上文所說驛道上的嶺下。此其旁有棠塘嶺、又在上戍通往處州（今麗水）驛道的棠奧（嶺下）處的「石鼓山」，即現今之「石鐘山」。

¹⁸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68。

¹⁹ [明]王叔果、王應辰纂：《永嘉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年《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18 冊），卷 1，頁 9b（總頁 551）。

²⁰ [清]王棻、孫詒讓等纂，張寶珍修：《永嘉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708 冊），卷 3，頁 54b（總頁 85）。

²¹ 同前註，卷 3，頁 20a（總頁 68）。

²² 同前註，卷 2，頁 17b（總頁 36）。

2. 斤竹澗

此為〈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詩所涉地名。顧注謂：「元劉履以為斤竹嶺在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嘉慶一統志》卷三〇四以為靈運所寫斤竹澗在溫州樂清縣東七十五里（南朝時屬永嘉郡）。劉說可從。」²³由認定斤竹澗在會稽，此詩的作年遂被定在元嘉二年。詩中「想見山阿人」以下六句，亦被解作懷念被殺的廬陵王²⁴。李注則謂：「今浙江紹興縣東南有斤竹嶺，離浦陽江約十里。題中之嶺即此斤竹嶺，而溪澗或在此嶺山下。」²⁵李注未標出處，但顯然與顧注一樣，係出黃節先生《謝康樂詩注》徵引的元人劉履《選詩補注》此詩題下的一條注解：

斤竹澗見《遊名山志》。今會稽縣東南有斤竹嶺，去浦陽江十里許，即其地也。²⁶

李注將元代的「會稽縣東南」改為現今「紹興縣東南」，最大的問題是：曹娥江（浦陽江）乃自上虞向今紹興市東流向北而入海，並不流經紹興縣東南。筆者遍查宋《會稽志》、明萬曆《紹興府志》、清康熙《會稽縣志》山川志的山、嶺、溪、澗名，並無類似斤竹澗、斤竹嶺一類的地名。當然不排除小地名未能稽入方志的可能。筆者向今紹興各界人士垂詢，亦未發現與「斤竹（或金竹）」有關、或與《遊名山志》中「去斤竹澗數里」的「七里山」、「神子溪」有關的地名。這至少說明：即便會稽縣有斤竹嶺，亦決非一可遊之勝處。那麼，「性奢豪」的謝客又何苦要徒步經過此處？顧注以《宋書》本傳中「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²⁷作為理由。但謝氏所居的始寧南北兩處莊園附近皆有船埠，會稽一帶又水網密布。以謝客一貫的旅行方式，造訪其叔父為何不乘舟船前往而要捨易就難？

有以上的懷疑，就有必要在古會稽縣境外去發現為謝客的「斤竹澗」。在此次考察中，我遍訪古時會稽（含今紹興、上虞和嵊州²⁸）和永嘉，於今上虞和樂

²³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22。

²⁴ 同前註，頁 121。

²⁵ 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頁 77。

²⁶ [元]劉履：《選詩補註》（明刻本，出版年不詳），卷 6，頁 17a。

²⁷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6 冊，卷 67，頁 1774-1775。

²⁸ 《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以為斤竹澗在嵊州東岸謝氏居所附近。但給出的證據卻只是〈山居賦〉自注中有「緣路初入，行於竹徑，半路，以闔竹渠澗。」並謂：「剖竹取

清（劉宋時永嘉郡）發現了兩處與「斤竹」有關的地方，謝氏徒步遊此，亦各具其理由。現分述如下。

第一處是今上虞上浦東山東南象田村處的斤（金）竹罍。二〇一〇年五月中旬在馮浦村原村文書馮春和、石塘村原村長陳苗松和象田村民任國才的協助下，我尋訪到金竹罍：在兩座坡度不大的山坡形成的山口可以看到更高更遠的一座山。我們一行所在的象田村在此山的西北側，山的東南側則是史家村和大罍。我們一行又來到斤竹罍東南側，下管溪下游的史家村。由村後登斤竹罍約四華里，途經墳山、任家灣、野豬巖和倒插崗等幾座山嶺。由斤竹罍至象田又有四華里。從山上流下的水即是下管溪。

這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所在，絕無風景可言。謝靈運徒步至此，究竟為何？唯一的理由恐怕是省耕和考察其莊園的地理。當地村民傳說，謝靈運在斤竹罍的兩側有萬畝田園，範圍在四山兩溪——即梅山、薑山、湖墩山和六鼎山，下管溪和青山溪——之間，康樂宅據說在今謝罍一帶，至今仍為謝姓所居。但此處的問題在：「罍」是山中曲折隱蔽之處，不必有水，不同於「山夾水」的「澗」。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詩所寫亦是山與水交互於其中的世界。「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之「從」字，應如《說文》訓為「隨行」²⁹，即順遂溪谷而行。然自象田至史家，要翻四、五座山，而下管溪流出史家，即不再有山了。

如此就必須考慮今樂清縣雁蕩山風景區內的筋竹澗了。此為明永樂《樂清縣志》和《大明一統志》³⁰所辨康樂詩紀遊之處。永樂《樂清縣志》中有：

筋竹澗去縣東七十五里，在山門鄉。宋謝靈運渡江而上筋竹澗，過白筋嶺溪行。（下引〈從斤竹澗越嶺溪行〉）。³¹

自地名而言，此處最接近康樂詩題中的「斤竹澗」。須知有「筋竹」卻無「斤竹」這種植物，故「斤竹」當為「筋竹」的訛誤。《說文》訓「筋」為「竹物之

水，故名斤竹澗。莊園南界嵎山，水名嵎溪，邊有嵎溪村，剡人嵎與神同音，（神子溪）或許是流經嵎溪村的這條小支流。」又以「七里山」或為宅里山之誤。見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157-158。這顯然有附會之嫌。

²⁹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169。

³⁰ [明]李賢等奉敕撰：《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山本），第6冊，卷48〈溫州府〉，頁6b（總頁3142）。

³¹ [明]佚名纂：《樂清縣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7冊），卷2，頁35b（總頁267）。

多筋者」³²。明《溫州府志》、永樂《樂清縣志》和萬曆《會稽縣志·物產》卷均列有「筋竹」。《會稽縣志》「筋竹」條下有注曰：

性韌可作箴。亦名金竹，堪織簞。《西京雜志》：會稽貢竹簞，號流黃簞。《酉陽雜俎》：筋竹筍未成時，堪爲弩弦。³³

至於「神子溪」，據道光《樂清縣志》：「靖址山，在十九都樸頭嶺西北，巖岬盤紆，中結村落。有靖址溪，即謝靈運所稱神子溪也。」³⁴當地文教界亦有人以神子溪爲「靖底施」者。但「神子溪」更可能是於今已湮滅無聞的地名。要確認「斤竹澗」爲今芙蓉的筋竹澗，須說明：謝客因何來此？一個站得住腳的解釋是特意爲山水景致而來。《樂清縣志》引《雁山記》謂：「蕩水南出爲大龍湫，東南會于天柱飛泉，南經筋竹入于海。」³⁵筋竹澗溪流的上游，今能仁寺以北即錦溪，其源頭即今雁蕩山第一勝處——落差達一九七米的大龍湫瀑布。謝客〈白石巖下徑行田〉、〈行田登海口盤嶼山〉二詩說明其曾行田至樂清。由〈遊赤石進帆海〉中「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³⁶說明其有海上揚帆的經歷。然則，其或抵盤嶼海口後，續揚帆沿海岸線北上而抵清江一帶。史載雁蕩山於宋太平興國二年(977)之後方有人居³⁷，然大龍湫這一勝景其時或由樵夫、採藥人口中傳出，爲素愛山水的謝客獲知而生遊興。此符應《宋書》本傳中「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³⁸的記載。

二〇一〇年五月下旬，我與孫良好教授、樂清作家馬敘先生等一行五人驅車至樂清芙蓉鎮之筋竹村，然後溯水而上，徒步考察了自筋竹溪至筋竹澗，再至連環潭一段溪谷。四天之後，我又自能仁寺出發，順水而行，隻身徒步體驗了自能仁寺至連環潭一段溪澗。所謂筋竹澗是指今雁蕩山錦溪南端的能仁寺和筋竹溪北端之間約六、七華里的一段自北向東南流向的溪谷，與下游兩岸多爲平展田疇的筋竹溪不同，此一段兩山逼仄夾水，確乎爲「澗」也。（見圖二）由於澗

³² 許慎：《說文解字》，頁91。

³³ [明]楊維新、張元忞纂修：《會稽縣志》（明刻本，出版年不詳），卷3〈物產之屬五曰竹〉，頁81a。

³⁴ 此條材料由徐逸龍發現，見徐逸龍：〈謝靈運（甌）江北游蹤考述〉，收入黃世中編選：《謝靈運在永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

³⁵ 佚名纂：《樂清縣志》，卷2，頁8a（總頁253）。

³⁶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78。

³⁷ 見佚名纂：《樂清縣志》，卷2，頁7b（總頁253）。

³⁸ 沈約：《宋書》，第6冊，卷65，頁1753。



圖二

谷地形的多變，道路時在右岸，時在左岸。故從澗而行，須多次涉水（現今有幾處有橋和蹠步），棧道亦常在山壁上伸延，此頗符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中「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兩句的描寫。而且，道路時在水畔，時入林中，卻無時不在澗水聲之中，無處不依山壁之曲折。這種山水交互的環境被詩人表現為山、水意象在詩中交

錯：

逶迤傍隈隩，蒼遶陟陁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川渚屢徑復，乘流玩回轉。³⁹

這是一段景致變化多端的溪谷：有激流，有淺瀨，有深潭，有懸瀑，時而急湍如雪，時而靜潭澄碧。不惟不令人厭倦，且光景在在常新。詩人以「乘流玩回轉」、「企石挹飛泉」、「攀林擿葉卷」寫出了自己溪行一路歡欣幾至調皮的心情。「飛泉」偶或於山壁一見，「葉卷」更是觸手可及。筋竹澗可謂無處不合謝客所詠之「斤竹澗」！

謝客在距今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前夏日的某清晨，大約自今筋竹村一帶出發，「上筋竹澗，過白箒嶺溪行」，來尋訪深藏在重重山嶺後面的大瀑布奇景。他究竟行至何處？已不得而知。但大約在接近今能仁寺前就因無路而折返，因為這一段至今都沒有有一段像樣的路。他大概無緣親睹大龍湫瀑布。但可以肯定，僅此一筋竹澗已足以入詩了。不惟靈運，唐詩僧貫休亦有詩，是為筋竹澗中「經行峽」一名之由來。

3. 始寧墅、北山和南山

此〈過始寧墅〉、〈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等詩所涉地名。但確定謝氏家族居住的地理位置，其意義遠不止於理解這兩首詩，尚關乎吾人對謝氏在剡江一帶生活環境的了解。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周嘉上書分浙江以西為吳郡，以東為

³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21。

會稽郡。後者領十縣，包括山陰、上虞和剡。又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⁴⁰。由此可知：所謂始寧縣是在剡水中游的東岸，然縣治卻在西岸的今三界鎮一帶。謝靈運〈山居賦〉謂「南北兩居，水通陸阻」⁴¹。北山因有歷來方志及謝安墓塚和近年國慶院發現的「棋墅」碑為據，向被認作是今上虞市上浦鎮的東山及附近的西莊（方弄村）。至於南山，則因酈道元《水經注》（詳下文）而被認為在今嵊州的嵒、嵒一帶，具體位置，歷來不甚了了。如宋《會稽志》所說，謝氏〈山居賦〉寫其始寧園「其綿亘邐迤，包絡上下，可謂廣矣。而今所可識，惟東山爾」⁴²。謝氏豪族在剡水東岸經營已歷六世，居所當有多處。然則，靈運撰寫〈山居賦〉，究竟是以何處作為中心來敘述遠近東南西北的地理呢？〈山居賦〉謂：「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綿聯邪互，側直齊平」⁴³。「左湖右江」和「東阻西傾」對上虞東山和嵒山對岸車騎山、太康湖一帶所有居所而言，皆無問題。問題在於其下對遠近東南西北環境的描寫。如此賦寫其近北曰「二巫結湖」就不可能出現在上虞東山之北。金午江、金向銀以清末地理學家丁謙〈宋謝靈運〈山居賦〉地理補注〉對〈山居賦〉「近南」條及自注的解釋中以「小江」為嵒溪而非小舜江一說為基礎⁴⁴；又以黃澤江為太平江，將黃澤江上游的山嶺認作賦中的漫石和唐巖，以滿足「遠南」條中「嵒、嵒與分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的說法⁴⁵，從而將中心確定在嵒州剡水東岸的車騎山附近。這樣的判斷在文獻上頗有根據。史載謝靈運曾叔祖謝安盤桓上虞東山，而謝安之兄、靈運的曾祖謝奕則曾為剡令⁴⁶。太康湖一帶的開發，或自謝奕始。按《水經注》，嵒州剡水東岸的車騎山附近，為謝奕之子、靈運祖父謝玄所歸之處。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一書雖屢稱始寧墅為其親往的東山，卻在注解〈過始寧墅〉一詩時寫道：

⁴⁰ 見沈約《宋書》卷三十五〈州郡一〉：「始寧令，何承天《志》，漢末分上虞立。賀《續會稽記》云：『順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續漢志》無。《晉太康三年地志》有。」（沈約：《宋書》，第4冊，卷35，頁1031）清畢沅所稱《晉太康三年地志》殘本已無此。

⁴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29。

⁴² 〔宋〕施宿等撰：《會稽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6冊），卷13，頁27b（總頁278）。

⁴³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21。

⁴⁴ 金午江、金向銀：〈前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3。

⁴⁵ 同前註，頁139-140。

⁴⁶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冊，卷79，頁2080。

筆者曾訪上虞縣上浦公社（鄉）群眾，幾乎眾口一詞，謂此山確係謝安所居，至於卜居開創之人謝玄以及生於此、隱於此的靈運，他們則全無所知。⁴⁷

然而，倘若顧氏也到了今嵊州三界鎮一帶，輒會遇到相反的情況，即當地民衆會知道謝玄和謝靈運，卻不知有謝安。謝靈運之後，最早標出此一居止的是酈道元的《水經注》：

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歛路峻狹，不得併行。……嶠北有嶧浦，浦口有廟……北則嶧山，與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哇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嶧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鏡。于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薨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⁴⁸

這是靈運被害後百年內有關謝氏「南山」的資料，其中吸收了靈運的〈山居賦〉的內容，為後世撰方志者所本。這段文字中最重要地理信息是指出了謝玄田居所在為嶧山北與嵊山隔水峰嶺相連、浦陽江自嶧山東北逕入太康湖這片號稱「神明境」的區域。後人因謝玄被追贈為車騎大將軍，在這片區域中增加了一個地名——「車騎山」。宋《剡錄》在敘述了舜皇山後，曰：

又北曰嶧山，兩岸峻壁乘高臨水，深林茂竹，表裏輝映。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哇風馨，觸岫延賞。又北有石牀，謝靈運所垂釣也。其下為剡溪口，水深而清曰嶧浦。又東北曰車騎山，謝元（玄）之所居也。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號桐亭樓。⁴⁹

車騎山地名尚存，山高三一一米，在剡水東岸今李壘村南。謝玄田居之所在，由

⁴⁷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43，注11。

⁴⁸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40，頁945-946。

⁴⁹ [宋]高似孫撰，[清]徐幹校刊：《剡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64號，影印清同治九年重刊本），卷2，頁5b-6a（總頁68-69）。

此可劃定為罇浦以東、車騎山以西這片區域。謝靈運本人在〈山居賦〉中對這裏幾處居所的環境有所描寫。第一處是對賦文中「南術」的自注：

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磯。⁵⁰

這一帶剡江「三轉曾山」（即甌山或車騎山）之處立刻令人想到江過罇浦之後的馬巖，在此建宅，確乎是「門前對江」且「路窮四江」。所謂「對岸西面常石」即今謝公亭所在石磯。所謂「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在罇浦西岸，常石磯與清風巖之間。二山皆在江之「狹處」。於石磯對岸處起樓，則真真是「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這應當就是桐亭樓。在「南術」一段自注後，該賦進一步描繪了舊居：

爾其舊居，曩宅今園，粉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轟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辟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崗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里山之東麓，東窗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磯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⁵¹



圖三

此處明言有「二館」，即丁謙所謂「此節由舊宅而及新居」⁵²。第一處三間即今馬巖偏東的桐亭樓。「巖麓」、「江源」正是這一帶的地形，謝氏的屋舍如果沿回江的沖積層附近構築，這段伸入洲島中央而被沖積層灘地環繞的平頂山崗後山門，確可以「宅里（裏）山」稱呼（見圖三）

第二處其自注謂「門前一棟，枕磯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

既曰門前，當距桐亭樓不至太遠，然亦不會太近，否則不必言「二館」。清人丁

⁵⁰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23。

⁵¹ 同前註，頁323-324。

⁵² 引自牛蔭慶等修，丁謙等纂：《浙江省嵊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12號，影印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第6冊，卷24，頁12a（總頁1719）。

謙提供了如下信息：

江樓即桐亭樓，以傍得名。其下有石，名釣魚臺，俗名釣魚潭，至今猶存，在馬塢村東北二里。⁵³

二〇一〇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我在嵊州三界鎮李畹村民李彭衛（即該村中「古桐亭」石匾的發現人）和貨運司機嵊州盧春祥的引領下，來到剡水東岸釣魚潭村。村靠江一處恰有一巖磯枕水，其下今為小渡口。巖磯東側，現為公路，當初則相當平敞。據當地傳說，此處即謝客所謂「繫纜臨江樓」⁵⁴（而非桐亭樓）所在。由馬畹村東北行至此恰為一、二里。此處的發現，同時打開了進入「開創卜居之處」的「南山」入口。〈山居賦〉關於南山的描述後面有一段頗長的自注：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途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疏石，側道飛流，以為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於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徑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稱〕南〔有〕池東南，皆別裁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徑，半路闕，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為郭。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峰，俯鏡浚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緣崖下者，密竹蒙徑，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玩，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⁵⁵

這段文字凡三層內容。第一段迄至「及至所居之處」，敘述從江樓步路至卜居之處的路程和沿途所見。「自西山開道，迄於東山」以下敘述自桐亭樓至此所居之地、而並非從桐亭樓至臨江樓的幾條路徑及沿途景致⁵⁶。第三段自「南山相對，

⁵³ 同前註，卷 24，頁 19b（總頁 1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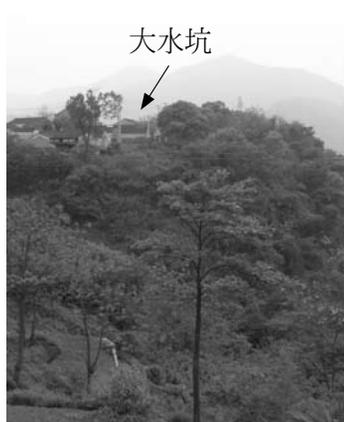
⁵⁴ 〔宋〕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見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66。

⁵⁵ 同前註，頁 330。

⁵⁶ 本文此處糾正了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 108 的說法。

皆有崖巖」，描述卜居之處四圍環境。對筆者的考察而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三段文字。

李彭衛告訴我：「臨江樓」遺址附近有一條俗稱「官大路」的古道，循此古道可登上一座名為「救書嶺」的山嶺，沿山嶺走三華里多，即可抵當地傳說中謝靈運住過的地方。「救書嶺」一名令人玩味。敕書是皇帝誡朝臣公卿的手令，謝玄、謝靈運都可能是敕書下達的對象。我在李彭衛引領下走上「官大路」，路係卵石鋪就，非常精緻，由於已少有人行走，漸被草木掩蓋，以致不再能循此路登上救書嶺。我們一行遂由一條大致與此路平行的小路上嶺，於此又找到了「官大路」古道，此路在嶺上較平緩，亦較開闊，路旁悉為竹樹。向南偏東方向行三里餘，則有一個叫大水坑的嶺上村落。首先看到一處大約只有三、四戶人家的聚落。其東南一側有一小丘，其後可見車騎山頂；其西南一側則是大水坑的另一處聚落，座落於一巖崖臺地之上（見圖四）



圖四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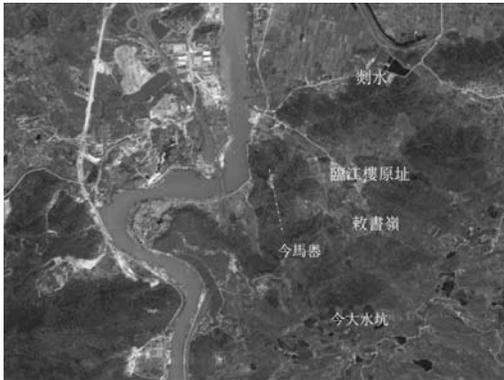
崖下是為兩面山嶺所抱的田疇，直伸展至江邊。據李彭衛講，這片田疇叫「湖田」，過去曾是小湖。〈山居賦〉中「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⁵⁷當指這個彎曲隱蔽處的小湖。其《遊名山志》謂「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⁵⁸，亦指此地。我幾天後又自江邊「湖田」北側

⁵⁷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330。

⁵⁸ 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中冊，卷 25，頁 365。

的小路東行遠眺了小崖上大水坑的這片聚落（見圖五）。

筆者親歷考察的地形地貌多合於上引〈山居賦〉自注中那段文字。自江樓附近「官大路」經「敕書嶺」至大水坑，正是三里許，且沿途景色亦與謝氏所寫大體一致。由桐亭樓至大水坑即「自西山開道，迄於東山」亦約三里與「二里有餘」的說法相近。大水坑之南面的連山疊嶂與大水坑所在的山崖，皆可稱「皆有崖巖」。大水坑東北可見向西逶迤垂降的一道連山的山脊。其前後側現為大片田疇，當初則是動石溪和太康湖，正是所謂「東北枕壑，下則清川如鏡」。至於「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峰，俯鏡浚壑」一段文字則是描述大水坑以西的桐亭樓，以其處「巖麓」、「江源」的位置，確乎有「水衛石階」，「俯鏡浚壑」的。顯然，這段文



圖六

字的中心，即是大水坑山崖的居所，它應當就是酈道元所說的「山中三精舍」，其盛時乃「高甍凌虛，垂檐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此處與「桐亭樓」之間真真是「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併臨江樓一起，構成「周嶺三苑」⁵⁹、綿延「共約五里餘」⁶⁰的南山別墅群。（見圖六）⁶¹其主要建築皆選址於依山臨水的形勝之處。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曇隆法師誄并序〉的序文皆述及「東山」，〈山居賦并序〉敘與曇隆、法流的交往亦兩度提到「東山」⁶²。但此處的東山，可能即是以上引文中的「東山」，甚至泛指謝氏在剡水東岸的居止，而非特指上虞上浦附近的東山。奇怪的是，在這一段論南北通阻的文字中，只說到南山「夾渠二田，周嶺三苑」。而且，在全賦有關居宅的描寫中，只有關於南山，特別是位於大水坑的「開創卜居之地」最為詳盡。這令人想到：此居的監造

⁵⁹ 謝靈運：〈山居賦并序〉，見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29。

⁶⁰ 牛蔭麀等修，丁謙等纂：《浙江省嵯縣志》，第6冊，卷24〈宋謝靈運〈山居賦〉地理補注〉，19b（總頁1734）。

⁶¹ 圖片來源見《新002》，網址：<http://www.xin022.com/html/zg/zjs/11563.html>。

⁶²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24、350、328。

者可能即為謝靈運本人，故此地堪稱「開創」。

那麼，〈山居賦〉中提到的「北山」又在何處？《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對謝詩地理考辨甚勤，然其最大失誤即在以剡水東岸桐亭樓等三處居所為「北居」，而以仙巖鎮謝巖一帶為「南居」所在⁶³。首先，〈山居賦〉既已明確以「南術」、「南山」指稱車騎山附近三居止，就不可能在同賦和詩篇中再改稱其為「北山」。其次，即便石壁精舍在謝巖村的說法能被確認⁶⁴，也根本沒有證據說此地亦有謝氏的「三苑」。此賦自注有「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峰嶠阻絕，水道通耳」⁶⁵，即便自剡水舟行二十里可至強口，從強口要再陸行十五里而至謝巖，亦難以「水通陸阻」來描述。故而，所謂「北山」當在嵎浦以東和車騎山以西這片區域北面能以舟船抵達之處。

我由此想到當地傳說中的四山兩溪——即梅山、薑山、湖墩山和六鼎山，下管溪和青山溪——之間的謝氏莊園。其實，清末嵎州地學家丁謙已提出「綜徼全賦」其居之地在南、北之間的說法，只不過是被其考辨在「上虞縣東南鄉謝公嶺下距下管市不遠」⁶⁶處。然其對〈山居賦〉近南節關於「雙流」、「小江」、「三洲」的一段補注成為金午江、金向銀論點的基礎：

剡江即嵎縣江，此小江係指嵎溪，故與剡江會合於山南也。……三洲在二水之口，今已併合為一，即花山迤北之大沙灘也。⁶⁷

然而，金氏或許忽略了此賦正文中敘完南山之後，有一段描寫南北間水路的文字：

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徑，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峰倚渚以起阜。⁶⁸

此處敘寫通北山之路，與「水通陸阻」的說法一致。文中也出現了「二川合流」

⁶³ 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126。

⁶⁴ 筆者在考察中亦曾親臨謝巖，觀察了在該村一山根下的所謂石壁精舍舊址，感到尚難確定。

⁶⁵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29。

⁶⁶ 見牛蔭塵等修，丁謙等纂：《浙江省嵎縣志》，卷24〈宋謝靈運〈山居賦〉地理補注〉，頁4b（總頁1704）。

⁶⁷ 同前註，卷24，頁6a-b（頁1707-1708）。

⁶⁸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30-331。

和「積沙成丘」，但因在南山居止以北，絕不會是嵯溪與剡水匯流處的三洲。如果上述「雙流」與此「二川」係一處，則此賦據以敘述東南西北的中心和大、小巫湖的位置輒須上移。今日已無法確知劉宋時代大小巫湖的所在方位。但在始寧縣所在的版圖內，在剡水溪谷之間有可能形成大片湖泊的區域，乃在今三界鎮以北、上浦以南。兩山溪谷間最為開闊，並有二川合流和多處洲島的地方，則在今章鎮四周。丁謙對〈山居賦〉「近北」一節的補注曰：

巫湖名稱今已無聞，惟剡江東濱六鼎山南有一水澤，橫約五里，縱則里許，西窄而東寬，俗名瀦湖。湖之北相距五、六里，別有一瀦湖村。其處今雖無水，疑古時亦為湖地。與注言大小巫湖中隔一山情形亦合。⁶⁹

六鼎山在章鎮北五里許，其南的「瀦湖」被指為巫湖殘跡。近年上虞丁加達又先後提出謝靈運北山之居在上虞章鎮河頭村一帶和薑山一側謝畧村。為我帶路去斤竹畧的馮春和也提到謝畧。依丁說，則〈山居賦〉中「近北」條自注中「外智」為今隱潭溪，「裏智」為今張溪，均曾於章鎮河頭村附近入下管江，且通鮑畧湖，此即所謂「兩智通沼」⁷⁰。六鼎山南的鮑畧湖當為丁謙所說的「瀦湖」。復計入附近的巴弄和下管江，恰可謂「往渚還汀」、「四面有水」；而東村有老鷹、雙髻，村西有中央、六鼎諸峰，亦符應「面山背阜」、「東西有山」。另一則可能在東山方弄村。然而，謝靈運〈山居賦〉對其居止的描寫並不只於四山二溪之間。筆者高度評價丁加達先生對北山方位的考辨，但卻難以認同其舊說復以此處地形討論〈山居賦〉自注中「南術是其臨江舊宅」以下和正文中討論南山舊居的文字⁷¹。從〈山居賦〉的結構看，自「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一節，至以下對近東、南、西、北，遠東、南、西、北環境的敘述，應當是以章鎮薑山南側謝畧和東側河頭一帶為中心。而自「徒觀其南術」以下，卻轉向對南山居住環境的敘述。然後自「阡陌縱橫，埭埭交經」一節起，又以數節總述南、北二地的湖山之美和物產之富，並說明此昭曠山野乃佛教高僧得道之所。以下則再論南北兩居之通阻，其中「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一段頗長的自注，則為對南

⁶⁹ 牛蔭麇等修，丁謙等纂：《浙江省嵯縣志》，卷24〈宋謝靈運〈山居賦〉地理補注〉，頁7b（總頁1710）。

⁷⁰ 丁加達：〈謝靈運山居考辨〉，《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5期（1999年9月），頁89。

⁷¹ 見同前註，頁89-90。丁氏在其論引文中不當地刪減了此節自注中「門前對江」以下一段文字，又刪減了以下賦文「爾其舊居」以下幾句話，將自注與正文混同。而被刪減的這些文字在本文以下對南山舊居的討論中非常重要。但丁老先生近已修正其關於南山之舊說。

山另一居止的補敘。南山的幾處住所，既不應被混為東山，亦不應復被誤作為章鎮的薑山。

總上所論，靈運在始寧的寓所應有太康湖一帶和東山、今章鎮附近南北兩處。〈於南山往北山湖中瞻眺〉一詩有「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⁷²，陰峰憩所應為河頭村、謝畧。自臨江樓經剡水順水舟行、再入巫湖至此兩地，正是大半日和一日水路。沿途風景確是「彌彌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該賦的結構似乎透露了歸隱後期詩人主要生活已遷移至南山自己開創的今大水坑一帶。

4. 歸瀨三瀑布

此〈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一詩所涉地名。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注此詩將題中的「歸瀨」作為地名⁷³。但近年亦有將「發歸」二字作為並列式動詞，以「瀨三」作為瀑布三泄名字的說法⁷⁴。我不諳越語，但感到這種說法比較奇怪，因為除非在陳述中作為謂語，數詞才能置於名詞之後。而在此詩題中已有「兩溪」，「三瀑布」應如兩溪一樣，是名詞短語。黃節先生《謝康樂詩注》以謝氏〈山居賦〉中言及曇隆、法流二法師一段自注文字而辨此詩「或與二師別後詩」⁷⁵。但從此詩的描寫來看，「歸瀨三瀑布」當非石門瀑布。靈運往觀此瀑如其探訪石室「飛泉」和仙巖「梅潭」，亦藉舟船，詩故以「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沫江免風濤，涉清弄漪漣」⁷⁶起。從永嘉、始寧二地看，能藉舟船而至的「三瀑布」，仙巖之外最有可能的當屬昔日可自長樂江上游珠溪和西溪溯水而至的今嵊州貴門山中的三懸潭（或稱天興潭）。同治《嵊縣志》卷一〈地理志〉有「三懸潭」：

在貴門山，石壁如削，丹翠萬狀，瀑布垂空，三潭瀦焉。二潭在巖屋中，有石稜相界。緣壁而入，如另闢天地。寒氣逼人，六月如秋。俯視潭水，忽起忽平，恍有龍神出沒。外匯一大潭。潭口一石，曰拜龍石。明太守白

⁷²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18。

⁷³ 同前註，頁 182。

⁷⁴ 徐國兆編注：《歷代詠剡詩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9。又見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 189。

⁷⁵ 黃節：《謝康樂詩注·鮑參軍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46。

⁷⁶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81。

玉禱雨於此。又下二里有石獅潭。巖石五色，或如人，或如花鳥。瀑懸二十丈，望若簾垂，謂之水簾。照以斜日，幻成虹影。有數石類獅，錯蹲巖上，因以名焉。三懸潭高似孫品泉第八。⁷⁷

民國《嵊縣志》「貴門山」條下引《名勝志》，亦涉三懸潭：

貴門山壁立萬仞，一峯尤卓立，曰天門嶺。佳木老樹，陰翳森挺。下有仙人洞，可受數人。石穴有三泉迸出，曰三懸潭。潭口有石方整，名拜龍石。明白太守玉嘗禱雨禮拜於此。⁷⁸

所有這些文字皆未將「三懸潭」與謝靈運的紀游詩聯繫。關於「三懸潭」最早的吟詠是元末鉅績(1341-1367)的〈三懸潭〉：

欲識三潭險，相將踏磴臺。青天咫尺近，丹壁萬尋開。

沫噴千秋雪，晴喧五月雷。尋幽不到此，空負剡中來。⁷⁹

其後，明人慎齋、王三台，清人袁尚衷、周師濂、錢豫豐、郭鳳樞等皆有吟詠，但從未以此為謝客所訪之「歸瀨三瀑布」。換言之，靈運身後九百多年中，此一勝處一直未被詩人問津。這是否可能？由於再找不到其他文獻證據，現地尋訪就更為重要了。



圖七

二〇一〇年四月下旬，我自嵊州長樂鎮乘車經南山水庫來到三懸潭所在的冰川火山谷。途經的南山水庫已經永遠湮沒了昔日西溪上游的河床，三懸潭也因上游東陽修了水庫而水流很小了。整個旅遊景區因此關閉很久了，原鋪在棧道上的木板多已腐朽失落。所謂三懸潭是自三面由懸崖圍就、半封閉的井狀懸壺頂端落下的一片瀑布，疊為三泄，注為三潭。而在此井狀懸壺兩側的兩峰之外，壺外又有一呈扇狀的山峰（見圖七）。我驀然會意到：這豈不就是靈運此詩中所寫的「飛泉倒三山」⁸⁰？那麼此聯的上句「積石竦兩溪」又是在描寫哪裏？

⁷⁷ [清]嚴思忠修，[清]蔡以瑞纂：《嵊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88號，影印清同治九年刊本），第1冊，卷1，頁26a（總頁145）。

⁷⁸ 牛蔭慶等修，丁謙等纂：《浙江省嵊縣志》，第1冊，卷1，頁14a-b（總頁59-60）。

⁷⁹ 轉引自嚴思忠修，蔡以瑞纂：《嵊縣志》，第7冊，卷24，頁82a（總頁2435）。

⁸⁰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81。

「兩溪」有論者以為指黃沙潭來與厚仁坂來的雙溪交匯的大溪口⁸¹。但我以為溪口距三懸潭太遠。謝詩素以身體的移動展現景觀，「兩溪」句可能即描寫三懸潭前之九龍灘。瀑布水自深潭溢出忽遇這一堆火山岩而分為兩支溪流下。這堆花崗岩係格子狀節理，一眼望去恍如堆積而成（見圖八），不正是「積石竦兩溪」麼⁸²？當年謝客藉舟船來此，捨舟之後仍不免山林登攀之苦。故而此詩有：「亦既窮登陟，荒藹橫目前。窺巖不睹景，披林豈見天？陽烏尚傾翰，幽篁未爲遭。退尋平常時，安知巢穴難？」⁸³「歸瀨三瀑布」幽閉於這樣的所在，難怪千年之後方再有詩人光顧了。



圖八

三、話語山水：美感與情感

以上和附錄中的考辨進一步證明：靈運的山水詩所有景觀皆可尋獲，的確是一種「非虛構」作品。然而，正如引言所言，「非虛構的」不應誤作「客觀的」。山水詩的寫作即便是基於經驗，仍然存在伯格(John Berger)論繪畫時所說的觀看方式的問題，而畫家的觀看方式可以自他在畫布上留下的痕跡重建⁸⁴。山水詩也首先揭示了可由文字重建詩人觀看山水的方式。這裏就可還原上文所說的與山水接觸時其知覺的「凹陷部分」。以梅洛—龐蒂的說法，畫家的眼睛以此「具有了捕捉、考問，和賦形(mettre en forme)至今為止從未見過的空間和顏色外觀的能力」⁸⁵。而作為詩人，其言語本身必須在語言內部重新構造他的語言即話語⁸⁶。然無論如何，在實地景觀與語言之間都有一道無可逾越的溝壑，比實景

⁸¹ 徐國兆編注：《歷代詠剡詩選》，頁9。

⁸² 據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189，三懸潭下游的溪水名即是雙溪。

⁸³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81。

⁸⁴ 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12-13。

⁸⁵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楊大春譯：《世界的散文》，頁102。

⁸⁶ 同前註，頁51-130。

與畫家的線條、筆觸、色彩之間更深的溝壑。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藉襄陽峴山的例子說明：山水勝景可如典籍一般，吸引不斷的閱覽⁸⁷。然而，謝靈運似乎是個例外。除瑞安仙巖等幾處外，他的探訪並未引來接踵之人。這證明：謝靈運的確是著意探尋遠離人寰的山林。這一點，與日後鮑照、謝朓等人的仕宦行旅如此不同。所以，觀察謝靈運與其後山水審美知覺的發展的關聯，吾人可將關注置於如對瀑布、斷崖、山嶺、洲渚、江流一類更普遍知覺的話語構結上。

1. 謝靈運山水話語中的知覺世界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說過：「經由深度經驗(depth-experience)世界才成爲世界，經由深度經驗知覺將自己延伸到世界。」⁸⁸那麼，靈運是如何展現其空間深度經驗的呢？說來有趣，他的方式與筆者的現地考察的方式頗爲相同，卻與蕭齊的謝朓不同。清人周亮工謂謝靈運詩「只一機軸」，「措詞命意，則盡於『山居』一賦，所謂『溯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即賦中『入澗水涉，登嶺山行』，此類甚多。」⁸⁹如周氏所引之詩，靈運遊賞風景只藉助舟船和攀援，且其詩多愛自攀山涉水寫起，由遠而近，步步移向如歸瀨三瀑布、大龍湫、石門、石室山那樣通常是奇美的景致。此處有超越紀行的意義——身體的移動，其實是靈運表現深度空間的主要手段。而靈運藉助舟船在水中和以攀援在山中作空間深度中的身體移動，本身即體現中國文化中「道」之原始義。在這個過程中，他將美感延伸於世界，並以文字物化了其美感。其觸角著於如下數端。

首先，其對江南山水之間由山巒和陸灘延至水中的汀渚、沚湄之曲線美頗有領略。如〈過始寧墅〉：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回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

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⁹⁰

在「山行」一聯寫身體於山水間移動後，是遠景山與水空間形態中的「稠疊」和

⁸⁷ 見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23。

⁸⁸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 p. 179.

⁸⁹ [清]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頁261-262。

⁹⁰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41。

「連綿」的變化。再下一聯是近景，是更貼近的山與水的形態多樣與變化。對仗手法本身即基於變化，而身體移動則使對仗鮮活而不呆板。而此處變化之美更在剡水畔縈回的曲岸洲渚，以及由此而有的綠筱時在清漣之上屈伸。這是一首眷戀故土的詩，水之湄柔和的曲線摹擬著詩人心中依依之情。其寫與從弟惠連等惜別的詩中亦有「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悵，汀曲舟已隱。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⁹¹。日後何遜的「送別臨曲渚」⁹²和陰鏗的「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⁹³亦皆以汀渚之望寫情之依依。由江之汜、水之湄暗示柔情，或許可追溯到〈秦風·蒹葭〉中「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和《楚辭·九歌·湘君》中「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這樣的表現，但都未正面寫汀渚、洲湄之曲線美。恐怕直到陸機的〈塘上行〉中「江蘼生幽渚」⁹⁴和庾闡〈三月三日詩〉中的「心結湘川渚」才略出此意。而在謝詩中，這樣的美感卻一再被書寫。如：

川渚屢徑復，乘流玩回轉。⁹⁵

舍舟眺回（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⁹⁶

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⁹⁷

前兩詩中「玩」和「眺」透顯詩人以玩賞的態度對待在曲線中伸展的汀渚、洲湄。第三例的情緒更複雜，下文討論。其中綠野和高巖是水畔在垂直度上的變化。

筆者在剡水和甌江、楠溪一帶考察，發現汀渚於水中錯落參差而有韻律的曲線，洵為江南山水美之所在。後世畫作如王維的〈長江積雪圖〉、董源的〈寒林重汀圖〉、〈夏景山口待渡圖〉、趙孟頫的〈水村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仇英的〈秋江待渡〉均於此頗有會意。山水畫論亦以「泉源至曲，霧

⁹¹ 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同前註，頁 166。

⁹² [梁]何遜：〈送韋司馬別詩〉，收入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中冊，頁 1687。

⁹³ [陳]陰鏗：〈江津送劉光祿不及詩〉，同前註，下冊，頁 2452。

⁹⁴ [晉]陸機：〈塘上行〉，同前註，上冊，頁 658。

⁹⁵ 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見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21。

⁹⁶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同前註，頁 118。「捨舟」句之「回」字取宋本《三謝詩》、焦本《謝康樂集》等版本。

⁹⁷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同前註，頁 191。

破山明」⁹⁸，以「山要迴抱，水要縈迴」⁹⁹，以「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派」¹⁰⁰和「之字水」肯認了這一美感。中國園林疊石作駁岸，亦留心岸線之曲折，所謂「開土堆山，沿池駁岸，曲曲一灣柳月」¹⁰¹，「『水石』……要須迴環峭拔」¹⁰²，水「得濼帶之情」而山「得迴接之勢」¹⁰³。以致將中國造園概念引入歐洲的英國建築師錢伯斯 (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要以「湖岸與河岸總模仿自然的形狀而變化多端」來說明中國造園家以「模仿自然全部的不規則性」為目的¹⁰⁴。而在文藝史上，靈運是具此美感之第一人。

自山之高處奔瀉而下的瀑布，是靈運對山水另一處美感之所鍾。謝詩中六篇——即〈石室山〉、〈從斤竹澗越嶺溪行〉、〈初去郡〉、〈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舟向仙巖尋三皇井仙跡〉——寫到瀑布。除最後一篇未直指外，瀑布在詩中的指稱均為「飛泉」。而靈運的〈山居賦〉中「瀑布」二見，《游名山志》殘本「瀑布」則一見。倘若吾人將〈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的詩題也視為文的一種形式看待，輒會發現：靈運只將「飛泉」作詩的語言使用，而「瀑布」則作為稱謂。從文學傳統而言，「飛泉」更古老，可以追溯到《楚辭》。而「瀑布」則比較晚近，按《搜神後記》，應出自剡地方言¹⁰⁵。在靈運之前，孫綽的〈遊天台山賦〉已出現「瀑布」。靈運居剡，卻不在詩中使用「瀑布」，這或許說明他更執著於書寫的文學傳統。「瀑布」本身有「廣狹如匹布」的隱喻意味。靈運未在詩中用「瀑布」一詞，或許可以解釋他

⁹⁸ [梁]蕭繹：〈山水松石格〉，收入俞劍華編：《中國畫論類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年），頁587。

⁹⁹ [五代]荆浩：〈山水賦〉，同前註，頁601。

¹⁰⁰ [宋]李成：〈山水訣〉，同前註，頁616。

¹⁰¹ [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8年），卷1，頁71。

¹⁰² [明]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卷3〈水石〉，頁102。

¹⁰³ [明]鄭元勳：〈園冶題詞〉，收入計成，陳植注釋：《園冶注釋》，頁37。

¹⁰⁴ William Chambers,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68), pp.15-16.

¹⁰⁵ 《搜神後記》卷一〈剡縣赤城〉：「壙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晉]陶潛：《搜神後記》，收入《百子全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冊，卷1，頁1a。此外，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連沓，狀似雲霞，懸雷千仞，謂之瀑布。」[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冊，卷41，頁3a-b（總頁195）。

何以未能由此發展出「如舒一幅練」¹⁰⁶、「望之若幅練在山矣」¹⁰⁷那樣的想像，而這卻是唐大曆以後對瀑布最普遍的喻寫手法¹⁰⁸。但靈運既在六篇詩作中寫到瀑布，而且，如現地考察所推測，其溯水而走筋竹澗，原先的動機很可能是為一睹大龍湫瀑布，瀑布應早已進入其審美知覺。那麼，他的美感又表現於何處？從詩作看，靈運竟在三篇中寫到「挹飛泉」：

企石挹飛泉，攀林擷葉卷。（〈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托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憩石挹飛泉，攀林攀落英。（〈初去郡〉）¹⁰⁹

郭璞更早在〈遊仙十九首〉其三已寫到「挹飛泉」，那是作為隱遁山林「冥寂士」的生命姿勢¹¹⁰。謝詩中以上三例亦皆是為寫自我身體在山水中的運動和姿勢。靈運一向熱衷反身地描寫自我身體在山水中的運動以表現深度感。所以，「飛泉」在此是作為人身體活動的背景。靈運還有兩首詩是自高山來寫瀑布，都只有一句：〈石室山〉的「飛泉發山椒」和〈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的「飛泉倒三山」。這當然遠比詩人手挹的「飛泉」要有氣勢。但一旦置諸全詩的山水圖景之中，即便與筆者千六百年後見到的大箬巖附近十二峰處的飛瀑和三懸潭瀑布相比，亦覺氣勢不足。請看瀑布如何出現在二詩的圖景中：

莓莓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

沫江免風濤，涉清弄漪漣。積石竦兩溪，飛泉倒三山。¹¹¹

「飛泉」一旦置於山林溪流的遠景中，輒不被凸顯。而唐詩中瀑布則在更廣闊的視野中被描寫，如：

¹⁰⁶ 《初學記》卷五所引盛弘之《荊州記》。見〔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年），上冊，頁155。

¹⁰⁷ 鄭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38，頁894。

¹⁰⁸ 如〔唐〕李賀〈昌谷詩〉有「瀑懸楚練帔」（〔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冊，頁4422）；〔唐〕徐凝〈廬山瀑布〉有「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同上書，第7冊，頁5377）；〔唐〕施肩吾〈瀑布〉有「如裁一條素，白日懸秋天」（同上書，第8冊，頁5590）。〔唐〕白居易〈繚綾〉寫織品則以瀑布作譬：「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同上書，第7冊，頁4704）。

¹⁰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21、124、98。

¹¹⁰ 見〔晉〕郭璞〈遊仙詩〉其三：「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頁865。

¹¹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72、181。

歛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
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

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

謝公巖上衝雲去，織女星邊落地遲。（方干〈題仙巖瀑布呈陳明府〉）

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清霄始落斜。（曹松〈送僧入廬山〉）¹¹²

以上這些瀑布之詠，皆以瀑布映襯在無窮天漢的雄渾背景中而極盡誇張。而天空卻基本在靈運的山水詩中缺席。故而，靈運雖有四詩——〈登永嘉綠嶂山〉、〈登上戍石鼓山〉、〈登石門最高頂〉、〈登廬山絕頂望諸嶠〉——寫登山攀頂，卻沒有寫天空。謝靈運在山頂看到的仍然只是山——「巖」、「嶺」和「巒隴」。也許只有〈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是例外。此詩中有「遂登群峰首，邈若升雲煙」。但以下的「羽人絕仿佛，丹丘徒空筌」¹¹³似乎又將對雲天的嚮往擺落了。沒有視覺中雲天和「幅練」，靈運對瀑布最深的知覺竟是「寒」：

躡屐梅潭上，冰雪冷心懸。（〈舟向仙巖尋三皇井仙跡〉）¹¹⁴

此處之「冷」是一種通感，它包含了從觸覺、溫度覺、聽覺到心理的感受。吾人今日遊瑞安仙巖的梅雨潭，看到從山巖罅隙奔瀉落入碧潭的瀑布，仍然覺得這個半封閉的空間寒意瀰漫。唐人寫瀑布有「瀑水交飛雨氣寒」、「瀑布寒吹夢」、「嵯叢滿山響，坐覺炎氛變」、「瀑布千尋噴冷煙」¹¹⁵等等，皆當紹續於此。

靈運山水美感關注的另一處是「澗」。「澗」是兩山夾水的地貌。歷來寫到「澗」或「谿」，多自山與水的對比著眼。如「俯涉淥水澗，仰過九層山」¹¹⁶、

¹¹² [唐]李白：〈望廬山瀑布水二首〉，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3冊，頁1837；[唐]方干：〈題仙巖瀑布呈陳明府〉，收入同上書，第10冊，頁7490；[唐]曹松：〈送僧入廬山〉，收入同上書，第11冊，頁8238。

¹¹³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96。

¹¹⁴ 同前註，頁80。

¹¹⁵ 見[唐]蘇味道：〈嵩山石淙侍宴應制〉，收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2冊，頁755；[唐]齊己：〈寄華山司空圖〉，收入同上書，第12冊，頁9482；[唐]丘丹：〈奉使過石門瀑布并序〉，收入同上書，第12冊，頁9979-9980；[唐]貫休：〈寄大願和尚〉，收入同上書，第12冊，頁9326。

¹¹⁶ [晉]楊方：〈合歡詩〉其四，收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頁861。

「翔霄拂翠嶺，綠澗漱巖間。手澡春泉潔，目翫陽葩鮮」¹¹⁷、「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¹¹⁸等皆是。靈運寫「澗」，不只指兩山間的溪流，而且似乎亦指兩山夾峙的江河，如〈過白岸亭〉和〈登上戍石鼓山〉中所涉之「澗」，則已是甌江了。〈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中「激澗代汲井」一句中的「澗」，則分明指前句的「南江」。以此為「澗」，則謝氏在今嵊州馬璫和章鎮一帶的居所皆為「澗」也。但靈運亦以山間溪流為「澗」，最著者為「石門澗」和「斤竹澗」。靈運寫「澗」，自然也注重其中山與水的對照，如〈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一詩中有「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¹¹⁹，〈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詩有「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¹²⁰。靈運對「澗」最好的描寫當屬〈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不僅前人不能比，後人亦鮮見其匹：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逶迤傍隈隩，苕遞陟陁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川渚屢徑復，乘流玩回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
 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¹²¹

此詩寫斤竹澗，緊扣第二句的「幽」字。以「幽」寫澗，已見前人¹²²，然未能真入幽境。此詩起寫天光欲開未開之時際，此是幽暗；巖下雲合與花上露泫上下兩個欲開又合的空間，大小極不對稱，卻熒熒然相對，此是幽美。且是心境極幽之人方能領會的幽美。詩人於此幽靜之時際，入一半開半合的幽美之境。以下「逶迤」、「隈隩」、「苕遞」、「陁峴」、「過澗」、「登棧」、「屢徑復」、「玩回轉」、「沉深」、「清淺」諸句乃極賦山、水之幽深和詩人之盤桓不已，其中的大量聯邊字（「逶迤」、「隈隩」、「陁峴」、「蘋萍」、「菰蒲」、「沉深」、「清淺」）和雙聲疊韻（「逶迤」、「厲急」、「蘋萍」、「菰蒲」、「沉深」、「清淺」）頗具「質感」地摹寫溪谷的山重水複。詩人於

¹¹⁷ [晉]庾闡：〈觀石鼓〉，同前註，頁874。

¹¹⁸ [晉]王玄之：〈蘭亭詩〉，同前註，頁911。

¹¹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74。

¹²⁰ 同前註，頁166。

¹²¹ 同前註，頁121。

¹²² 見王玄之：〈蘭亭詩〉「幽澗激清流」，頁911。

此完全不在乎了目的地：「企石挹飛泉，攀林擿葉卷」。終於飄飄恍惚、似有似無之間，出現了「幽人」。以筆者對「筍竹澗」的考察，此澗中有激流，有淺瀨，有深潭，有懸瀑，有在山水交互中蜿蜒變換的路徑，而這一切的景致變化，悉被靈運以對仗形式中展開的身體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對聯之間的回環特徵，更符應著溪谷中山重水複和詩人的盤桓不已。本文考察部分辨證斤竹澗在永嘉，此詩則應作於景平元年夏，「山阿人」遂不可能如劉履和顧紹柏所說，隱指景平二年被殺的廬陵王劉義真。「想見」以下以隱括《楚辭·山鬼》寫一顧盼有情的麗人，她很像阮籍〈清思賦〉中那個麗人。不過，她的出現不在感官活動消散之際，而在山水聲色之中。如東晉袁山松所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¹²³像靈運〈石室山〉一詩結尾所言，詩人於此見到了「靈域」之化身：

靈域久韜隱，如與心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¹²⁴

遊賞成爲了山水與詩人之「合歡」。「情用」二句遂如李善《注》所說：「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¹²⁵此詩允爲靈運山水詩之傑作。

靈運對景物的觀賞，明顯有偏愛澄淨山水的意識。他寫道：

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對玩咸可喜。（〈初往新安至桐廬口〉）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石壁精舍還湖中作〉）¹²⁶

這種晨昏澄淨山水中的「清」美，特別令詩人欣愉。這使吾人想到唐人詩論中以下文字：

旦，日出初，河山林嶂涯壁間，宿霧及氣靄，皆隨日色照著處便開。觸物皆發光色者，因霧氣濕著處，被日照水光發。至日午，氣靄雖盡，陽氣正甚，萬物蒙蔽，却不堪用。至曉間，氣靄未起，陽氣稍歇，萬物澄淨，遠目此乃堪用。至於一物，皆成光色，此時乃堪用思。¹²⁷

靈運的山水詩寫得多是這類萬物澄淨的風景。由此在色彩選擇上，他凸顯對比：「原隰萸綠柳，墟囿散紅桃」、「連鄣疊巘嶠，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

¹²³ 《宜都記》，引自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34，頁793。

¹²⁴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72。

¹²⁵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冊，卷22，頁316。

¹²⁶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47-48、112。

¹²⁷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38。

嵐氣陰」、「殘紅被徑墜，初綠雜淺深」、「遨遊碧沙渚，遊行丹山峰」、「陵隰繁綠杞，墟囿粲紅桃」、「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是互補色的對比；「白華縞陽林，紫蕪擘春流」、「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白芷競新苔，綠蘋齊初葉」、「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是純度的對比；「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則是冷暖色的對比¹²⁸。同理，他完全不屑顧及雨和霧中的山水，甚至可說相對漠視風景中的氣象因素。筆者在剡水、甌江、楠溪一帶尋訪，卻發現雨霧是江南溪湖地區經常的天氣，在「萬壑爭流」的晉宋會稽郡、「緬邈水區」的剡水巫湖之畔，尤應如此。而被淡煙疏雨暈染了的山水，則是後世詩人、畫家筆下的美景，且最宜渲染黯黯情思。中國山水詩中的淡墨輕嵐和「米氏雲山」話語世界的開啓，尚有俟詩中董源——謝朓的到來。

這一遲早到來的變化是山水詩的一種歸趨。傅抱石先生曾提出：伴隨中國畫自「畫體」上以人物為主轉向山水為主，「畫學」上亦由注重格體筆法的寫實向寫意發展，而在「畫法」上則由「線」，經過「色」而向「水墨」發展¹²⁹。一個隨題材轉變而發生的描寫上的類似轉變，在詩中亦存在，而且到來更早。其在靈運的詩中亦並非全然無跡可尋。實際上，靈運的〈登江中孤嶼〉中於島上眺望，亦寫出了「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¹³⁰這樣空濛迷離的景色，雖然這只在水天之際，而非山水之間。而且靈運對山與水的風景描寫，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他常以形容詞替代名詞。如〈富春渚〉中「溯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以「驚急」和「參錯」替代江流和錯落的懸崖；〈七里瀨〉中「徒旅苦奔峭」和「荒林紛沃若」以「奔峭」和「沃若」替代險崖和落葉；〈晚出西射堂〉中「青翠杳深沉」以「青翠」替代青山；〈登永嘉綠嶂山〉中「澹澹結寒姿，團欒潤霜質」以「澹澹」和「團欒」替代水波和竹子；〈登池上樓〉中「舉目眺峴嶽」以「峴嶽」替代高山；〈讀書齋〉中「殘紅被徑墜，初綠雜淺深」以「殘紅」和「初綠」替代落花和新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中「逶迤傍隈隩，苒遞陟陁峴」¹³¹以「逶迤」和「苒遞」替代山中路徑……這樣非範疇化的語詞，類似用

¹²⁸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58、54、76、88、161、196、66、41、68、191、170。

¹²⁹ 傅抱石：〈中國繪畫「山水」「寫意」「水墨」之史的考察〉，《傅抱石美術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 241。

¹³⁰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84。

¹³¹ 見同前註，頁 45、51、54、56、64、76、121。

「染」而不用「勾」。此外，〈石室山〉中「藐藐苔嶺高」中的「苔」字，顯然並非指山壁上的苔蘚，而是今日自山下遠望依然可見的十二凌空奇峰壁上點綴的灌木。「苔」字如畫筆「點苔」，不注重實體卻異常富質感。靈運詩中還一再出現「嵐氣」、「空翠」、「餘清」、「暝色」、「夕霏」、「荒藹」這類如幻如炎的氤氳之氣。景物在此也已具非實體的現象意味，借其對廬山佛影的描繪，頗有些「匪質匪空，莫測莫領」¹³²了。

從以上對靈運山水話語的疏理中，吾人能否發現一個與實地山水頗為不同的話語體系？一個其知覺的主要「凹陷之處」？為回答這一問題，一個似乎太平常、卻值得深思的問題須先要提出：何以古代中國人最早要將種種自然風景以「山水」——而不是以其它，如稍後出現的「風景」¹³³——來概括和指稱？有論者以西晉左思的〈招隱詩〉中「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為這一表達的濫觴¹³⁴。此非無可商榷。山與水構結為一新詞「山水」有兩種情形。第一種是由敘述句演變而來的偏正式，意指山上流下的水或洪水。如《管子·度地》有「下雨降，山水出」¹³⁵和「雨雹，山水暴出」¹³⁶，這個偏正詞中山與水的關係，類似「山上有水」¹³⁷，「山崩地裂，水泉湧出」¹³⁸，以及史書地理志中「滄山，滄水所出」¹³⁹一類的表達。這顯然不是與山水詩有關的山水。而左思〈招隱詩〉中的「山水有清音」一句中「山水」應指上聯「石泉漱瓊瑤，織鱗或浮沈」¹⁴⁰的山中

¹³² 謝靈運：〈佛影銘〉，同前註，頁248。

¹³³ 以日本學者小川環樹的說法，「風景」一詞最早出現於鮑照〈紹古辭〉其一，以及劉宋武帝〈登魯山〉、王同〈奉和往虎窟山寺〉。此外，《文心雕龍·物色》中亦有「窺情風景之上」。見小川環樹著，陳志誠、譚汝謙等譯：〈風景的意義〉，《論中國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5-7。以小川的說法，「風景」意指光和空氣（light and atmosphere），下文將說明：這顯然不是晉宋山水詩中自然風景的基元構成。

¹³⁴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20。

¹³⁵ [清]戴望：《管子校正》，收入《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5冊，頁305。

¹³⁶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第2冊，卷8，頁333。

¹³⁷ [晉]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卷4〈蹇〉，頁39b（總頁51）。

¹³⁸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第1冊，卷9，頁281。

¹³⁹ 同前註，第6冊，卷28上，頁1566。

¹⁴⁰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頁734。

之水。另一種山與水構為新詞的方式是並列式。並列構詞有三種情形：同義（如江河）、相對（包括反義如男女、天地）和相關。作為自然風景的「山水」出現以前，漢語中已先有山與水相對並列的表達：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¹⁴¹

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¹⁴²

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¹⁴³

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¹⁴⁴

山崩及徙，川塞谿壑；水澹地長，澤竭見象。¹⁴⁵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¹⁴⁶

高山峩峩，河水泱泱。¹⁴⁷

吳之翫水若魚鼈，蜀之使山若禽獸。¹⁴⁸

悅山樂水，家于陽城。¹⁴⁹

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¹⁵⁰

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¹⁵¹

以上的例句中山與水顯然屬於相對關係，漢語最終由山與水的這種相對關係而鑄就了一個兩音節的新詞「山水」。兩個音節中，一平一仄，且平在前，仄在後，十分標準。從現今的材料看，其最早出現於西晉陳壽的《三國志》，雖然非指風

¹⁴¹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卷6〈雍也〉，頁23b（總頁2479）。

¹⁴² [周]宋玉：〈九辯〉，收入《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16。

¹⁴³ [漢]韓嬰：《韓詩外傳》，卷1，收入程榮輯纂：《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3。

¹⁴⁴ [晉]張湛：《列子注》，卷5〈湯問〉，收入《諸子集成》，第3冊，頁61。

¹⁴⁵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冊，卷27，頁1339。

¹⁴⁶ [漢]劉向：《說苑》，卷5，收入程榮輯纂：《漢魏叢書》，頁404。

¹⁴⁷ [漢]佚名：〈怨曠思惟歌〉，收入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頁316。

¹⁴⁸ [漢]桓譚：〈桓子新論·中〉，《全後漢文》，卷14，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冊，頁544。

¹⁴⁹ [漢]荀爽：〈貽李膺書〉，《全後漢文》，卷67，同前註，頁841。

¹⁵⁰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冊，卷14，頁447。

¹⁵¹ [晉]葛洪：《抱朴子》，卷6，《諸子集成》，第8冊，頁27。

景。其中「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¹⁵²或「憑阻山水」¹⁵³，意思與前引同書中「阻山依水」並無不同，證明「山水」確由山與水的並列表達而生成。這樣的一個新詞，不僅與前偏後正的「山水」意義不同，亦與前正後偏的「山川」的意義不同。

如果「山水」作為自然風景並非最早在左思的〈招隱詩〉中出現，它又究於何時出現呢？本文以為，它恰恰就出現在山水詩初發的東晉時期。不僅永和九年孫綽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中有「屢借山水，以化其鬱結」，且蘭亭雅集諸人的詩中亦頻頻出現著「寄暢山水陰」（王羲之）、「地主觀山水」（孫統）、「散懷山水」（王徽之）¹⁵⁴。簡文帝咸安二年三月〈詔百官〉亦出現「獨足山水，棲遲丘壑」¹⁵⁵。孫綽〈太尉庾亮碑〉有「呂玄對山水」¹⁵⁶，《世說》記言，載孫氏指衛君長「此子神情不關山水，而能作文」¹⁵⁷。〈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亦有「因詠山水」和「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¹⁵⁸。謝靈運詩有「山水含清暉」；其〈山居賦〉中有「別有山水，路邈緬歸」；其〈遊名山志序〉有「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與廬陵王義真箋〉有「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¹⁵⁹。《晉書》為名士作傳，屢屢出現「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出則漁弋山水」、「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少愛山水」。當然，《晉書》為唐人所撰，但應當是在多方摺拾晉人文獻的基礎上寫成。故東晉史家王隱的《晉書》殘本中即有「王羲之初度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¹⁶⁰。晉宋間史家何法盛的《晉中興書》殘本中亦有「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和「（謝）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

¹⁵² 陳壽：《三國志》，第2冊，卷10，頁331。

¹⁵³ 同前註，卷12，頁385。

¹⁵⁴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頁896、907、914。

¹⁵⁵ 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卷11，《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冊，頁1523。

¹⁵⁶ 孫綽：〈太尉庾亮碑〉，同前註，頁1814。

¹⁵⁷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78。

¹⁵⁸ 引自郁元、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226-227。

¹⁵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12、330、272、307。

¹⁶⁰ [晉]王隱：《晉書》，卷7〈王羲之傳〉，見[清]湯球輯，嚴菡子點校：《九家舊晉書輯本》（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頁313。

處，出則漁弋山水」¹⁶¹。作為自然風景的「山水」一詞既與山水詩出現於同一時期，遂使人想到：它應當就是其時士人遊賞和寫作山水的產物。而此意義上的「山水」既為意義相對單字的並列式構詞，本身即可能暗示了一種「一元雙極」(bipolarity within oneness)之「完形」。

「一元雙極」之「完形」乃古代中國人宇宙觀的基礎。《周易·繫辭》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¹⁶²。而「山水」這一並列構詞中是否也暗含一個山與水之間高與下，陽與陰，剛與柔，靜與動，峩峩之體與洋洋之勢的「一元雙極」呢？筆者統計了謝靈運所有描寫自然風景的對句，凡七十聯，而以山與水或山與水中景物的對聯竟占了其中四十二聯，如：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過始寧墅〉）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七里瀨〉）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登江中孤嶼〉）
 澹澗結寒姿，團欒潤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迴巖逾密。（〈登永嘉綠嶂山〉）
 白華縞陽林，紫籟曄春流。（〈東山望海〉）
 莓莓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石室山〉）
 日末澗增波，雲生嶺逾疊。（〈登上戍石鼓山〉）
 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疏木。（〈過白岸亭〉）
 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初去郡〉）
 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
 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瀟。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

¹⁶¹ 〔劉宋〕何法盛：《晉中興書》，卷7，收入同前註，頁427-428、471。

¹⁶²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卷7，頁66a（總頁78）、卷8，頁77a（總頁89）。

初篁苞綠箨，新蒲含紫茸。（〈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¹⁶³

此外，這種山與水「一元雙極」的相對並列有時還可以在上、下聯的對比中呈現，如：

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擷葉卷。（〈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還湖中作〉）¹⁶⁴

由此吾人可以了然：何以對仗是「山水詩最適合的形式」¹⁶⁵。因為對仗本身在古人心目中即體現宇宙之「一元雙極」¹⁶⁶。故而，「山水」在東晉作為自然風景的指稱，並不偶然，它本身乃由觀賞和描寫自然風景的風氣所鑄就，是「山水」一詞以轉喻形式實現的詞義擴大。而此一自然風景的知覺話語至少在初期仍以詞義擴大前的山與水的相對為其基本構架。可以援為旁證的一個事實是，這恰恰也是早期山水畫的基本構架。莊申先生曾以東晉大畫家顧愷之〈女史箴圖〉一段畫面去說明早期山水畫的構圖：

這一段畫面的中央，是一條小溪。溪水清澈見底。……小溪的對岸是幾座小丘。而溪的此岸，則在一片小樹林的前面，畫有幾塊大石。無論是小丘還是大石，都以若干三角形，重疊互置。在小丘的頂上，一叢叢的小樹，連綿不斷。在小溪消失之處，山丘形成一片絕壁。像一堆鮮草菇樣的小樹，羣立在壁頂的路旁。而在壁底的山路上，有兩隻野兔，追逐躍戲。小溪的位置既經表出於山丘與大石之間，自然形成全圖的中心所在。此圖最重要的結構要素，既為溪流與山石，野獸與樹木的存在與否，顯然是次要的。可見從第四世紀以來，中國畫家對於風景的表達，就是山與水。¹⁶⁷

¹⁶³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157-158、41、51、84、56、66、72、68、74-75、166、98、174、118。

¹⁶⁴ 同前註，頁121、112。

¹⁶⁵ 林文月，〈中國山水詩的特質〉，《山水與古典》（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41。

¹⁶⁶ 梁代劉彥和論詩賦之對仗以「造化賦形，支體必雙……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見〔南朝梁〕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冊，頁1294-1296。

¹⁶⁷ 莊申：〈〈游春圖〉——中國最早的山水畫〉，《根源之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頁254-255。

莊氏的論析可被顧愷之〈畫雲臺山記〉證實。現代大畫家傅抱石先生以為：顧愷之不惟是偉大人物畫家，亦為山水畫畫學、畫體的前驅¹⁶⁸。其所作〈畫雲臺山記〉被傅氏認作早期山水畫作的構圖解說，此圖亦寫山勢蜿蜒如龍，峭峰下有丹崖臨澗，下澗為石瀨，淪沒於淵¹⁶⁹。這樣以山／水為基本構架的觀念一直延伸至隋代山水畫家——現存最早山水畫真跡〈游春圖〉的作者展子虔。莊申這樣評價這件真跡：

如以〈游春圖〉的構圖原則與顧愷之的山水畫的構圖原則互相比較，這兩幅畫的分別可說並不顯著。至少第四世紀的顧愷之和第六世紀的展子虔，在他們的山水畫裏，都把水安排在兩山之間。也許這種構圖，正是發展到第七世紀為止的，中國山水畫的典型吧。¹⁷⁰

這證明「山水」在其時作為自然風景的話語絕非偶然。

吾人更可進一步聯想本文考辨的靈運所寫景觀——石鼓山、白岸亭、斤竹澗、石門澗、歸瀨皆兼有山與水。謝氏在始寧的幾處居止，今馬壩一帶居所是「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峰，俯鏡浚壑」；臨江樓則「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位於今大水坑的「南山卜居之地」座落一崖巖之上，且「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今章鎮附近居止亦當為「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綿聯邪互，側直齊平」。即便是「石門新營所住」亦是「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這一切皆告知吾人：對此山水詩的不祧之祖而言，形勝之處必兼有山與水，此為美感之所在。謝氏山水美感之所鍾——上文所分析的山巒和陸灘延至水中的汀渚、沚湄，及自山之高處奔瀉而下的瀑布、兩山夾水的澗——亦莫不是山與水交合之處。山、水交造，是為「文」也。清人周亮工論謝靈運詩「只一機軸」的「水涉」和「山行」，亦在彰顯此「一元雙極」之「完形」。此外，上文歸納的諸現象的原因——靈運何以令天空基本上在山水詩中缺席？何以在色彩選擇上凸顯對比而漠視煙水迷離的景色？何以偏愛澄淨山水？皆可由此一元兩極的山／水構架而得以解釋。

¹⁶⁸ 傅抱石：〈中國古代山水畫史的研究〉，《傅抱石美術文集》，頁448。

¹⁶⁹ 見〔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收入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頁9-10。

¹⁷⁰ 莊申：〈〈游春圖〉——中國最早的山水畫〉，頁255-258。

2. 山水化情與情化山水

以上討論的山水美感，多是由山水化解了情累，即玄學家所謂「借山水，已化其鬱結」¹⁷¹。山水在此故而「不向『陰氣有欲者也』的情意主體開放」，而專為「恬然玄漠的心靈」所攝受¹⁷²。然而，倘若吾人不欲以偏概全，輒須注意「借山水，化其鬱結」也有其難以奏效的時刻，雖然這多發生在其較早的詩篇中。然又頗難純以王文進「遊覽詩」/「行己旅詩」二元劃分歸類¹⁷³。這顯然是山水詩話語中的齟齬，卻是吾人進行此「知識考掘」時尤當注意之點。這些作品對中國抒情傳統的發展，意義不可低估。作於永嘉的〈東山望海〉明白地說明情累是山水無法化除的：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
策馬步蘭皋，繼控息椒丘。採蕙遵大薄，蹇若履長洲。

¹⁷¹ 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收入《全晉文》，卷61，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2冊，頁1808。或如蘭亭詩人所宣說：「散懷一丘」、「酣暢豁滯憂」、「豁爾暢心神」、「寄散山林間」。此一情調的開創者是嵇康。（參見拙作：〈嵇康與莊學超越境界在抒情傳統中之開啓〉，《漢學研究》第25卷第1期〔2007年6月〕，頁95-129。）謝靈運作為此玄學風氣中人，也曾以此而遊賞山水。其最成熟的幾篇山水詩，除上文分析的〈從斤竹澗越嶺溪行〉外，其他如〈登永嘉綠嶂山〉、〈登江中孤嶼〉、〈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都在結尾處透顯玄同外內的沖漠。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寫向晚下石壁泛舟而歸的湖山景色，凸顯一「憺」字。靈運本偏愛晨昏山水之「清」。此詩中「清暉」，乃此刻嵐光水色氤氳中一種難以言說的美。三、四句套用《楚辭》「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謂沐浴山水「清暉」而「憺」，恰似聆觀樂舞而「憺」。「憺」由「清暉」往來「娛人」而致，恰如音樂在不經意中就陶醉了人。詩人在此憑藉山水化除了情累：「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¹⁷² 見楊儒賓：〈「山水」是怎麼發現的——「玄化山水」析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09年6月），頁209-254。類似的說法又見拙作：〈「書寫聲音」中的群與我、情與感——〈古詩十九首〉詩學質性與詩史地位的再檢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頁77-78。

¹⁷³ 王氏辨「行旅的『行』」是被動的，生命時空均受制於外在的支使……山水是目不暇接地劈面而來（見王文進：〈謝靈運詩中「遊覽」與「行旅」之區分〉，《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14）。這樣的分辨自然有其意義，它或許適合論以下〈富春渚〉一詩，卻不合〈東山望海〉、〈登上戍石鼓山〉，甚至也不甚合〈七里瀨〉。因為這些詩中詩人均有主動觀賞山水的意味。本文以下的分析顯示〈東山望海〉和〈登上戍石鼓山〉何其接近，而王氏卻將二者分別歸為「遊覽」和「行旅」（頁10）。此外，王氏以詩中（主要是題目中）屢屢出現「赴」、「發」、「去」、「還」來說明「行旅詩」亦無從解釋謝詩中〈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這樣的「遊覽詩」。

白華縞陽林，紫蘂曄春流。非徒不弭忘，覽物情彌道。

萱蘇始無慰，寂寞終可求。¹⁷⁴

此詩當作於景平元年(423)，靈運被外放永嘉郡第二年的早春。詩人策馬到郡治附近高僅三十餘米的小山。這裏在千六百年前也看不到海，也許能看到甌江入海方向的海天空闊的遠景。詩人明示來此的初衷是「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這與玄學以來散懷於山水的意旨並無二致。但詩人沒有寫遠景，只「愉樂」於近身景物。如靈運其他作品一樣，此詩也以「策馬」、「息控」、「採蕙」、「攀若」描寫詩人置身山水世界裏身體的移動，然後以一聯色彩鮮明的山、水景物的對照，寫盡「開春」和「白日」中的麗景。至此詩人筆勢陡然逆轉，觀覽眼前明麗的春景不惟不令他「忘憂」，反而令他更為惆悵。上接「採蕙」和「攀若」，由忘憂的萱草採獲的也只是「無慰」而已。真正的寂寞無為，只能於歸隱中求了。

此詩所敘講的詩人在山水中的經驗，與其本人和玄學家的期冀正好相反。它的意義在於提示吾人：山水詩的美學發展還有另一種方向，是與當初玄學的訴求背道而馳的。請再讀靈運永初三年秋兩首詩〈富春渚〉和〈七里瀨〉。此二詩皆作於外放途中，詩人去離建康，枉道回始寧，又續由水路赴永嘉。被放逐的屈辱和離鄉的惆悵此時在心中交織，加之逆水行舟，遂有：

溯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¹⁷⁵

「驚急」和「參錯」皆是上文論及的，謝詩中經常出現的以形容詞借代名詞（江流和崖岸）以強調知覺的手法。今富陽富春渚一帶的確有山，但並不陡峭，北岸也有一處伸入江中的山巖，或許可以稱為「圻」。上文論及，靈運能欣賞江南水畔汀渚錯落的變化之美，如〈過始寧墅〉的「洲縈渚連綿」以水之湄柔和的曲線摹擬心中依依之情，亦不妨是一種內化或情化的山水。然而，此刻在左遷途中，詩人只能以「觸驚急」、「阻參錯」表達內心的挫折感。並感嘆此處之險有過於孔子所遊「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呂梁，自己卻無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深淵，背逡巡」的膽量。現地目睹富春渚一帶的山水地貌，這顯然是誇張了。但這正是詩人情感化了的山水。桐廬七里瀨是富春江的勝景，不僅因嚴光曾隱於此，且有山水的奇美。靈運以此為題的詩曰：

¹⁷⁴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66。

¹⁷⁵ 謝靈運：〈富春渚〉，同前註，頁45。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諂。
目睹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¹⁷⁶

如〈東山望海〉說要以「瞰海」忘憂一樣，此詩的前兩句也寄望以「遊眺」而一展積鬱。以下是由遠而近的「遊眺」：「孤客」一聯是詩人一路舟行中對山、水感受的對比，溯水而上，櫓下的「逝湍」，時時令他傷感時光徒然流去；而兩岸迎面排闥而來的斷崖，又在在令他以家國漸遠而惆悵。「石淺」一聯也是山與水，卻非一路來的山水，而是此地（石淺）和此時（日落）的山水，渲染著旅途艱難與人生遲暮之感。「荒林」一聯上句是幾無聲息的景象，落葉在瀰漫的二維空間裏自上飄下；下句是不見形跡的聲音世界，三兩禽鳥斷續地在深度世界裏以哀叫往還。「荒林」和「哀禽」將詩人整個地籠罩其中了。在遷客眼裏，檣邊一掠而過的嵐翠只是「奔峭」和「荒林」而已。詩以「遭物悼遷斥」說明此被情感化的山水描寫。在此，能寬慰於詩人的是嚴光和任公這樣的歷史和文學典故，而非被「遊眺」的山水。

這種在真實的山水經驗中作情感內化更顯豁的例子是〈登上戍石鼓山〉一詩，此詩亦如〈東山望海〉，應作於景平元年春，且是同一心境下的作品：

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
汨汨莫與娛，發春托登躡。歡願既無並，戚慮庶有協。
極目睽左闊，回顧眺右狹。日末澗增波，雲生嶺逾疊。
白芷競新苔，綠蘋齊初葉。摘芳芳靡諼，愉樂樂不變。
佳期緬無像，騁望誰云愜！¹⁷⁷

詩人稱自己為「旅人」，明白說其憂鬱出自去京、去家的鄉愁，登山的初衷是力求從中解脫，如玄學家所倡言：「借山水，已化其鬱結」。「極目」以下詩人實寫石鼓山上騁望之山水。如現地考察所示：「極目睽左闊，回顧眺右狹」兩句是對此地地形的概括。「日末」一句寫夕照裏風吹皺了江水，於此仿佛摹擬著心緒波瀾。石鼓山下橫互著甌江，其於此北折而留下寬闊的水面；在甌江折轉的北方則是層疊的山嶺，詩人所懷念的建康、始寧皆在重山之後。「雲生嶺逾疊」一句

¹⁷⁶ 同前註，頁 51。

¹⁷⁷ 同前註，頁 68。

頓將「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的憂傷化作眼前山水阻隔的實景。「白芷」一聯亦應是近處所見青春之景，然卻在提示詩人：季節已從去歲的中秋到了新一年的春日。時間的長度深化了由空間阻隔而起的鄉愁。以山水化解心中鬱結的願望再次落空，故而詩人說：「摘芳芳靡諼，愉樂樂不變。佳期緬無像，騁望誰云愜！」原先寄望能化解憂傷的山水卻成爲了憂傷的象徵。

在這些詩中，靈運發現了舟行時山和水間迎面擦掠而過的峻嶒斷崖，在錯覺裏具脅迫感：「徒旅苦奔峭」、「臨圻阻參錯」、「圻岸屢崩奔」¹⁷⁸等等直爲江淹「萬壑共馳騖，百谷爭往來。……崩壁迭枕卧，嶄石屢盤迴」¹⁷⁹、何遜「懸崖抱奇崛，絕壁駕峻嶒。磳礧上爭險，岵嶇下相崩」¹⁸⁰等句前引。他亦循傳統將流水視作時間象徵，如「孤客傷逝湍」。於此之外，他更在「日末澗增波」一句中以水波漣漪摹擬出內心的波瀾。然而，更爲重要的是，以上幾首詩皆具某種「元詩」(meta-poetry)的意味，即演示了詩人如何轉化親臨的山水爲「心象」。靈運非虛構的山水詩顯然是（自我）體驗的而非（公共）表達的¹⁸¹，即專以書寫「自我」如何體驗此時此地。然而，它又顯然並非阮籍〈詠懷〉那樣直面內心的「自省」，而是啓動了一種「外在的內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external)¹⁸²。詩人於此表達的情感是憂傷，卻與漢末以來的感物傳統不同。因爲在感物的傳統裏，時間通常是黃昏或夜晚，在這樣的時間人類倚賴動覺、觸覺和想像去繼續生命活動。感物詩遂以聽覺中的鳥鳴、蟬鳴、蟋蟀鳴、風聲、落葉聲，以及溫度覺的寒涼這些程式化的意象去抒寫感傷¹⁸³。而謝詩卻以白日觸目的山水景物作爲心象。在〈東山望海〉和〈登上戍石鼓山〉二詩中，詩人甚至並未無視眼前如「白華縞陽林，紫籬曄春流」和「白芷競新苔，綠蘋齊初葉」那樣的明麗之景，即如船山所論「當吾之悲，有未嘗不可愉者焉……故吾以知不窮於情者之言矣！其悲也，

¹⁷⁸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見同前註，頁191。

¹⁷⁹ [梁]江淹：〈渡泉嶠出諸山之頂詩〉，收入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頁1559。

¹⁸⁰ 何遜：〈渡連圻〉其一，同前註，中冊，頁1689-1690。

¹⁸¹ 高友工先生曾在詩的創作中作此分辨。詳見 Yu-Kung Kao, "The Nineteen Old Poems and Aesthetics of Self-Reflection,"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ed. Willard J. Peterson, Andrew H. Plaks, and Ying-shih Yü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0。

¹⁸² *Ibid.* p. 101.

¹⁸³ 詳見拙作：〈「書寫聲音」中的群與我、情與感——〈古詩十九首〉詩學質性與詩史地位的再檢討〉，頁64-70。

不失物之可愉者焉，雖然，不失悲也」¹⁸⁴。然而，明麗之景在此或成爲「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樂」¹⁸⁵的一種反襯，或化爲凸顯季節和時間流逝的意象。此即是「興」。即如船山所說「有識之心而推諸物者焉」，卻未如黃侃所說「必令心境相得，見相交融」¹⁸⁶。

然而，在書寫憂憤崢嶸之氣的意義上，靈運筆下的此類山水又銜接著建安所標舉的感物傳統。或者說，這是一個新的感物傳統，詩人於此「既隨物以宛轉」，「亦與心而徘徊」¹⁸⁷。日後李太白的〈西嶽雲臺歌〉、〈廬山謠〉、杜子美的〈旅夜抒懷〉、〈白帝城最高樓〉、〈秋興〉其一、〈登高〉、柳子厚的〈南澗中題〉、〈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賈浪仙的〈雪晴晚望〉、〈暮過山村〉等等山水名作中的情感表現，皆可以追溯到由此開始的新表現。無此，日後之情景交融詩學輒無從談起。當然，後世作品寫景或有「以心求境」的主觀表現，如柳子厚〈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一詩中間兩聯：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¹⁸⁸
再如其〈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一詩：

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¹⁸⁹
同樣是寫左遷之人的鄉愁，此處卻不必如謝客那樣先去叨念「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一類的話了，而直接將情感投射給景物，使之化爲更具悲情的意象。以王船山的話，此則已是「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¹⁹⁰。倘以王國維的說法，則是「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了¹⁹¹。然無可否認，這也是景物內化的一種發展。

¹⁸⁴ [清]王夫之：《詩廣傳》，卷3，《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第3冊，頁392。

¹⁸⁵ 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詩經》，收入《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0。

¹⁸⁶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19。

¹⁸⁷ 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下冊，〈物色〉，頁1733。

¹⁸⁸ 引自〔唐〕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13。

¹⁸⁹ 同前註，頁357。

¹⁹⁰ 王夫之：《詩廣傳》，卷3，頁392。

¹⁹¹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冊，頁4239。

四、結論

本文以田野考察結合古代文獻徵引的方式，考辨了謝詩若干有爭議的地名方位，證明謝靈運山水詩乃基於一以詩人歷史經驗建立的外在參指框架。然謝詩此一「非虛構的」山水卻非同於所謂「客觀的」山水。作為話語山水的謝詩彰顯了詩人審美知覺之「凹陷部分」。本文基於此而初步爬梳了凝結於謝詩文本中種種山水美感，並論斷此一美感系統乃基於山／水一詞隱含的一元兩極構架。「山水」作為古人對自然風景的最早概括，本身即為東晉士人遊賞和描寫山水之風氣所鑄就，它來自山／水相對的並列式表達。在以轉喻方式實現詞義擴大的初期，仍以基元性的山／水構架支撐觀賞和寫作自然風景的審美知覺，而謝靈運作為早期「山水詩人」，以對山與水分明交合的描寫具現了這一構架。由此，謝靈運成為發現汀渚、沚湄曲線之美的第一人，更在描寫山水的色彩選擇上凸顯種種對比。卻又因山／水這一元兩極構架而忽略了對雲空、雨霧以及迷濛山水的感知。然而靈運山水之作亦非全無捨「勾」求「染」的蹤跡，其最著者是其反復在描寫山水風光時使用以形容詞替代名詞這一非範疇化的表現。最後，本文揭示了謝靈運山水詩中心物關係話語中的分裂：在以山水化除鬱結、祛情累的玄學話語之外，謝靈運又書寫了「覽物情彌適」這類情累無以祛除的時刻，並以景物摹擬和反襯心緒。這裏啟動了一種「外在的內在化」的表現，成為日後以「景語」作「情語」詩學話語的開始。作為最早大量寫作自然風景題材的詩人，謝靈運的山水話語中很多屬於「話語陳述的派生樹」的根脈部分，其對吾人觀察這株日後枝多葉茂參天巨木的分叉和生長，意義自不待言。

附錄

白岸亭的考辨

此〈過白岸亭〉一詩所涉地名。黃節以後各家注本，悉據《太平寰宇記》卷九十九以下文字來指認白岸亭的方位：

白岸亭在楠溪西南，去州八十七里，因岸沙白為名。謝公游之。¹⁹²

¹⁹²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冊，卷99，頁1977。

然此處的蹊蹺在於：楠溪發源於北接仙居的溪下，南北流貫今永嘉縣境。「在楠溪西南」是頗難確定的位置。溫州徐逸龍引明人王瓚〈惠日寺記〉、清張卓人〈衙齋碑記〉和楊昌浚文證明「楠溪」亦為鄉名，範圍在以楓林為中心，巖頭、金山頭間的甌水（今楠溪江）中游平原¹⁹³。以此，白岸亭的位置遂被縮小至今永嘉楓林鎮西南的範圍。謝靈運詩文中有關白岸亭還有一條資料，即作於景平元年（423）秋掛冠離郡時的〈歸途賦〉中以下兩句：「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¹⁹⁴此處透露出白岸亭在詩人去永嘉歸始寧旅途上青田或鄰近青田的江邊。謝客的歸鄉路線是溯江過青田而抵處州後，始捨舟登馮公嶺，出永康、東陽，如其〈初去郡〉一詩所寫：「溯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¹⁹⁵綜合以上三點——今楓林鎮西南，去州治八十七里，溯江至青田的江岸——我傾向認同永嘉縣地方志辦公室高遠先生的說法：白岸亭當在今永嘉縣橋頭鎮白沙村一帶甌江北岸處。

二〇一〇年五月下旬，由永嘉縣地方志辦公室人員指引，孫良好教授驅車帶我到橋頭鎮白沙村的江邊，此處乃永嘉與青田的交界地帶，且有一渡口，古時故有在此設亭的理由。謝客於此「緩步入蓬屋」很可能是等待渡船。但謝詩中「沙垣」，即岸邊白沙堤已不復見。據當地年長村民講：江岸原有大段白沙。五八年後先改沙為田，後又造屋，至江岸面貌全非。但見兩岸青山依舊枕著流去的甌江。這大概即是謝客「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疏木」¹⁹⁶一聯吟詠的近澗和遠山吧。

石門、石門山的考辨

此〈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登石門最高頂〉、〈石門巖上宿〉三詩所涉地名。石門是頗常見的地名，歷來辯說石門，僅就與靈運行止有關者即有永嘉雁蕩之石門、青田之石門、廬山之石門，近又傳出有今永嘉縣陡門鄉之石門。《全唐詩》中有郭密之〈永嘉經謝公石門作〉¹⁹⁷

¹⁹³ 徐逸龍：〈謝靈運（甌）江北遊蹤考述〉，頁5。徐文引王瓚〈惠日寺記〉：「楓林惠日寺，在永嘉楠溪鄉。」張卓人〈衙齋碑記〉：「永嘉縣治東北百餘里，鄉名楠溪，舊制縣丞分駐於此。」楊昌浚文：「巖頭、金山頭與楓林相距十里許，另有附近村落不一，總名楠溪。」

¹⁹⁴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304。

¹⁹⁵ 同前註，頁98。

¹⁹⁶ 同前註，頁74-75。

¹⁹⁷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12冊，卷887，頁10031。

(887-029)一詩，亦以石門在永嘉。元代上虞人劉履首辨康樂之石門乃在嵊縣¹⁹⁸。宋《剡錄》有「石門山」條，下注曰：

縣西山有龍潭，下有沸水，在溪穴間，周二、三尺，如湯沸滾滾，四時不休。然水流渾渾，不足尚也。¹⁹⁹

此段文字未涉及謝詩。《大明一統志》紹興府卷有「石門山」：

在嵊縣北五十里，宋謝靈運詩「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²⁰⁰

清同治《嵊縣志》卷一則有：

石門山，一名天竺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崇仁鄉。中峯為石門最高頂，南為九華峰，北為石門峽。山有石門，蘿薜引罩，中有石床、石枕，前有石巖，窈有龍湫，下有沸水，在溪穴間周二三尺，如湯沸，四時不休。又縣西北九十里亦有石門山，兩石峭立如門。²⁰¹

此段雖未述及靈運，然「中峯為石門最高頂」已明指為謝詩之石門。對於謝詩所涉石門，我有一個基本判斷，即它不應在靈運出守的永嘉郡，因為其在此為官一年，儘管「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輒旬朔」，卻不可能在郡治外的深山之中再去經營一個住所山居。故而，謝詩所涉的石門、石門山應在嵊州，即當時的剡縣。二〇一〇年四月下旬我到今嵊州市崇仁鎮北的石門村。村民指村後長滿竹樹的高山為石門山，卻並不知有石門澗，流過村邊的溪流細窄，亦難稱石門澗。但石門村這條溪流的下游卻白石壁立，真可謂之澗了。在距石門村大約四華里馬家田村公路的左側陡坡下，走過荊棘叢，則見兩面石壁夾峙，中間流淌著澄碧的溪水，再上溯則見兩高丈五的石巖夾水儼然如門狀（見圖九）。



圖九

上有瀑布，下有深潭。靈運著文曰：

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²⁰²

¹⁹⁸ 劉履纂修：《還詩補註》，卷6，頁13。

¹⁹⁹ 高似孫著，徐幹校刊：《剡錄》，卷2，頁4b（總頁66）。

²⁰⁰ 李賢等著：《大明一統志》，第6冊，卷45，頁6b（總頁3001）。

²⁰¹ 嚴思忠修，蔡以瑞纂：《嵊縣志》，第1冊，卷1，頁19b（總頁131）。

²⁰² 《藝文類聚》卷八所引謝靈運《名山志》，見〔唐〕歐陽詢撰，汪紹楹點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冊，頁144。

此段文字李善注《文選》〈登石門最高頂〉、〈石門新營所住，回溪石瀨，修竹茂林〉二詩時未曾徵引，亦不見於清嚴可均《全宋文》所輯謝靈運《遊名山志》。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爲謝靈運《名山志》。《隋書·經籍志》有謝靈運《遊名山志》、《居名山志》各一卷著錄。李善《注》並未參閱《居名山志》，疑此段即出自《居名山志》一書。李善所徵《遊名山志》一書卻有：

石門澗，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山口。左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²⁰³

近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獲知：在這段約兩公里的山澗中，竟共有六座「石門」²⁰⁴，正與《遊名山志》中「六處石門」的說法合。本人所見則是其中太白、放翁所記之「康樂石門」。或以爲石門澗與石門山爲兩處不相干的所在，但從本人的現地考察的結果判斷，石門山、石門村雖涉及遠較石門、石門澗更大的空間範圍，然其稱名之由來，卻應自此「兩巖間微有門形」的石門以及其所處的石門澗。附近亦有「石牀」，「石門檻」和「石門瀑」。現在由於公路的修建，這一切勝跡和昔日行路的艱難皆沉沒於坡下的荊棘叢中。順石門澗而下是溫泉，即《剡錄》中所謂「溪穴間」之「沸水」。至於石門山，則是由澗水北側而上綿亙十餘公里的一條山脊。石門所處的山谷的確是「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我以爲靈運的「新營所住」即在馬家田村這個小山谷、而不在石門村那個更大的山谷內，更不與謝巖今所謂「石壁精舍」階基回互²⁰⁵。因爲「石門」是石門山南側的地名，而且今所謂「石壁精舍」附近的地貌與「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的詩句不合。而「回溪石瀨」卻適於描寫馬家田附近的溪流。所謂「新營所住」應在石門一側的山上。在此結廬而居，真真是「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飆急，晚見朝日暎。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²⁰⁶。

然靈運由何而至此地山居？其〈山居賦〉的自注透露了如下消息：

二公（曇隆、法流二法師）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嘆，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

²⁰³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315。

²⁰⁴ 金午江、金向銀：《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頁 134-135。

²⁰⁵ 此是《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一書的說法，見同前註，頁 182。

²⁰⁶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74。

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²⁰⁷

詩人謝靈運倘自剡水東岸的南山莊園來此石門，確為「西發」。由「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一句可知：詩人來此原有效法二法師的「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的苦行意味。而民間有關謝靈運的傳說以及「游謝」、「宿處」、「謝巖」、「康樂彈石」、「登雲館」、「梯雲橋」等地名，亦主要集中在剡水西岸今仙巖鎮的強口村、謝巖村和塘丘村一帶，強口附近還建有謝仙君祠。這一切並非偶然，因為靈運自南山莊園至石門高棲，這是一條最可能的路線。《宋書》本傳謂其「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²⁰⁸，其〈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詩亦有「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²⁰⁹，這些皆透露其時詩人遊蹤之遠。據當地世代傳說，謝巖是詩人往來盤桓的所在，是一個向南、向西遊歷皆可作中轉的地方。塘丘村中「登雲館」、「梯雲橋」這些地名則似乎暗示詩人是自今塘丘村附近登上石門山脊。二〇一〇年四月底，我自塘丘村一側的後門山登上石門嶺中一座山峰。從後門山處可看到自東北向西南垂降伸延、綿亙十餘公里長的石門山脊，其中聳立著大小五、六座山峰，其最高的一座叫大風門崗，高六九一米，應當即是「石門最高頂」了。在山脊的最西南處，甚至可以隱約看到沸水水庫。詩人謝靈運應當即由此越過山嶺，在石門山另一側的西南發現了石門，並築幽居而高棲的。

²⁰⁷ 同前註，頁 328。

²⁰⁸ 沈約：《宋書》，第 6 冊，卷 67，頁 1775。

²⁰⁹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頁 166。

從實地山水到話語山水

——謝靈運山水美感之考掘

蕭 馳

本文以謝靈運的作品為對象，追索山水詩中體現於文字中山水美感這一話語形構派生樹的生長。文章首先以田野考察結合古代文獻徵引的方式，考辨了謝詩若干有爭議的地名方位，證明謝靈運山水詩乃基於以詩人歷史經驗建立的外在參指框架。然謝詩此一「非虛構的」山水卻非同於所謂「客觀的」山水。作為話語山水的謝詩彰顯了現象學家梅洛—龐蒂所謂審美知覺之「凹陷部分」。本文基於此而初步爬梳了凝結於謝詩文本中種種山水美感，包括其敏感、錯覺和盲點。並論斷此一美感系統乃基於山／水一詞隱含的一元兩極構架。「山水」作為古人對自然風景的最早概括，本身即為東晉士人遊賞和描寫山水之風氣所鑄就，它來自山／水相對的並列式表達。在以轉喻方式實現詞義擴大的初期，仍以基元性的山／水構架支撐觀賞和寫作自然風景的審美知覺，而謝靈運作為早期「山水詩人」，以對山與水分明交合的描寫具現了這一構架。最後，本文揭示了謝靈運山水詩中心物關係話語中的分裂：在以山水化除鬱結、祛情累的玄學話語之外，謝靈運又書寫了「覽物情彌道」這類情累無以祛除的時刻，並以景物摹擬和反觀心緒。這裏啟動了一種「外在的內在化」的表現，成為日後以「景語」作「情語」詩學話語的開始。

關鍵詞：謝靈運 山水詩 話語派生樹 現地考察 「山水」的詞源
感知自然風景的基元構架

From Actual Landscape to Discursive Landscape: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Xie Lingyun’s Aesthetics of Mount/River

XIAO Chi

Taking Xie Lingyun’s (385-433) landscape poems as its focus, this article tracks the growth of the “tree of the enunciative derivation” landscape aesthetics in the discourse of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oetry. Carrying out an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citing ancient data, the article first identifies some controversial sites Xie wrote about in verse and thereby confirms that Xie’s landscape poems indeed were based on an external referential framework. Xie’s poetry highlights what the phenomenologist Merleau-Ponty calls the “hollow” in an artist’s perception. The article then displays a spectrum of Xie’s landscape aesthetic perceptions: his sensibilities and misperceptions. Furthermore, it infers that Xie’s aesthetic system was based upon a frame of bipolarity within oneness implied by the new compounded word *shan-shui* (mountain-river). The article expounds that, as the earliest designation for natural landscape, the term *shan-shui* itself emerged from the atmosphere of viewing, admiring and writing about the natural landscape by Eastern Jin literati. The morphological origin of this word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ier coordinate clauses respectively referring to *shan* and *shui*.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metonymic expan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anshui*, the essential frame of bipolarity within oneness (mountain/river) implied in the word’s morphogenesis still underlay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in viewing and describing the natural landscape. Xie Lingyun, the earliest poet of this subject, with his description of a clear-cut mountain and river, incarnated this essential frame. Finally, the article reveals a split in Xie’s literary discourse about natural landscapes and poetic feeling. Apart from the Dark-Learning discourse in which the natural landscape could free man from emotions, Xie also wrote about the moments when the natural landscape even intensified and symbolized his sadness and emotion. A 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 of the external” is inaugurated here and triggers a later discourse in which natural scenery stands for emotions.

Keywords: Xie Lingyun landscape poetry tree of the enunciative derivation
on-site investigation morphogenesis of *shanshui*
essential frame in aesthetics of natural landscape

徵引書目：

- 丁加達：〈謝靈運山居考辨〉，《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5期，1999年9月，頁86-90。
- 小川環樹著，譚汝謙、陳志誠等譯，《論中國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年。
- 牛蔭麐等修，丁謙等纂：《浙江省嵊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1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 文震亨：《長物志校注》，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
- 王夫之：《詩廣傳》，收入《船山全書》第3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
- ，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王叔杲、王應辰著：《永嘉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18冊，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92年。
-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王棻、孫詒讓等著，張寶珍修《永嘉縣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王隱：《晉書》收入湯球輯，嚴茜子點校：《九家舊晉書輯本》，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1993年。
- 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 伯格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
- 何法盛：《晉中興書》，收入湯球輯，嚴茜子點校：《九家舊晉書輯本》，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
-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
- 李賢等著：《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 沈子丞編：《歷代論畫名著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宋玉：〈九辯〉，收入《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
- 范曄著，李賢等注：《後漢書》，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
- 郁元、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金午江、金向銀著：《謝靈運〈山居賦〉詩文考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
- 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施宿等著：《會稽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茲拉特科夫斯卡雅著，陳筠、沈澂譯：《歐洲文化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
- 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8年。
- 徐國兆編注：《歷代詠剡詩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徐逸龍：〈謝靈運甌江北遊蹤考述〉，收入黃世中編選：《謝靈運在永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徐堅：《初學記》，北京：京華出版社，2000年。
-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
- 莊申：《根源之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高似孫著，徐幹校刊：《剡錄》，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64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楊大春譯：《世界的散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陶潛：《搜神後記》，收入《百子全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遂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張湛：《列子注》，收入《諸子集成》第3冊，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黃節：《謝康樂詩注·鮑參軍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傅抱石：《傅抱石美術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
- 葛洪：《抱朴子》，收入《諸子集成》第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 《新022》，網址：<http://www.xin022.com/html/zg/zjs/11563.html>。
- 楊維新、張元忭纂修：《會稽縣志》，明刻本，出版年不詳。
- 楊儒賓，〈「山水」是怎麼發現的——「玄化山水」析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09年6月，頁209-254。
- 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著，尙新建、杜麗燕譯：《梅洛龐蒂：現象學與結構主義之間》，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年。
- 戴望：《管子校正》，收入《諸子集成》第5冊，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 劉向：《說苑》，收入程榮輯纂：《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劉履纂修：《選詩補註》，明刻本，出版年不詳。
- 德穆·莫倫 (Dermot Moran) 著，蔡錚雲譯：《現象學導論》，臺北：國立編譯館、桂冠圖書公司，2005 年。
- 樂史著，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樂清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 歐陽詢撰，汪紹楹點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韓嬰：《韓詩外傳》，收入程榮輯纂：《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 蕭馳：〈「書寫聲音」中的群與我、情與感——〈古詩十九首〉詩學質性與詩史地位的再檢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45-85。
- ：〈郭象玄學與山水詩之發生〉，《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3 期，2009 年 9 月，頁 35-70。
- ：〈嵇康與莊學超越境界在抒情傳統中之開啓〉，《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2007 年 6 月，頁 95-129。
- 簡錦松，《杜甫夔州詩現地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
-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 嚴思忠修，蔡以瑞纂：《峽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第 188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
- 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Chambers, William.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68.
- Kao, Yu-Kung. "The Nineteen Old Poems and Aesthetics of Self-Reflection."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Ed. Willard J. Peterson, Andrew H. Plaks, and Ying-shih Yü.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erleau-Ponty, Maurice. *The Prose of the World*. Ed. Claude Lefort. Trans. John O'Neil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Owen, Steph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 .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Scholes, Robert and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Trans.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6.